



諸院部

諫院 左右諫議大夫 左右司諫 左右補闕 左右拾遺

國史院

脩史 同脩史 脩起居注

國史院部

監脩國史 編脩宮 記注院 集賢院 昭文館

諸寺部

大常寺 大常卿 大常少卿 大常寺丞 大常博士

太祝 奉禮郎

諸陵署 提點山陵 大樂署 大理寺卿 大理少卿

大理寺正 大理寺丞 大理司直 大理評事 大司農 司農卿 附

司農少卿 司農丞

畢文新集



1加3
162160
442



13
160
42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二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初 刊

院部

諫院

諫院之官也。漢置諫官。明置元。李陳執事。為諫官。諫院。於是
以門下省為諫院。統著。於左掖之西。置諫院。自此始也。
諫議大夫。及有諫議大夫。以正言。亦見。
諫議大夫。保氏。諫王。是也。曰諫者。以諫。表上之。月。難。地。官。成。
諫之官。亦諫也。曰。長。春。官。并。孫。祖。公。有。笑。及。二。天。諫。臣。也。
人。察。地。者。三。十。人。制。制。上。地。官。制。制。九。章。表。官。制。制。其。家。各。官。也。

東京書局
藏書圖章

利
258
47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一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諸院部

諫院

歷代沿革

秦始置。宋明道元年陳執中為諫官，屢請置院於是以門下省為諫院，徙舊省於左掖之西，置諫院自此始。元置

諫議大夫及司諫補闕拾遺皆以左右分員。

群書要語保氏掌諫王惡注曰諫者以禮義正之。周禮地官箴

尹楚之官亦諫臣也。呂氏春秋注齊桓公有坐友三人諫臣五

人舉過者二十人。劉軻上崔相書凡章表皆啟封其言密事則

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一

用早囊也 漢官儀

古今事實

史丹青蒲

漢元帝寢疾史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流血言本傳

張湛白馬

漢光武臨朝或有惰容張湛輒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復諫矣後張湛傳

頭軛乘輪

申屠剛嘗慕汲黯史鮪之為人光武嘗欲出遊諫不聽遂以頭軛乘輿輪帝遂為止後本傳

額叩龍墀

唐敬宗好遊畋劉栖楚曰臣以諫為官使陛下負天下之譏請碎首以謝遂以額叩龍墀血被面

引裾而諫

魏文帝欲徙臯州十萬戶辛毗諫帝不答而起隨而引其裾三國志

回天之力

張元素諫太宗修洛陽宮魏徵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入閣諫事

唐王珪傳帝曰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諫諍王珪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收采多言臣

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乃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閣
挂椎誠納善每存規益帝益任之職林

側門論事

大曆十二年詔曰諫官所獻封事不限早晚任進狀來所由門
司不得輒有滯滯如須側門論事亦隨狀面奏即便令引對代
宗實錄

每事十論

憲宗元和二年謂宰臣曰朕見文皇行事少有過差諫臣論諍
往復數次况朕之寡昧今後事或未當卿等每事十論不可一
二而止

欲陳十事

唐憲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比自陷謗訕欲黜其
尤者若何絳曰人臣進言豈易哉如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
時以聞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一二今乃欲譴詢之使真言每
百非社稷利也本傳

鳴陽鳳

唐高宗自韓瑗褚遂良之歿內外以言為諱高宗造奉天宮李
善感始上書極言之時人喜之謂之鳳鳴朝陽李善感傳

殿上虎

劉元成安世字器之通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每以辯是非邪正為先進君子退小人為急其面折廷爭至雷
震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伺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

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廷觀者皆汗縮竦聽退則咨嗟歎服至以俚語目之曰殿上虎同上

謗時賣直

田錫字表聖嘗曰吾立朝以來封章五十二奏皆諫臣任職之常事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悉取焚之東都事畧

議論持平

陳忠肅公瓊字瑩中公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務存大體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言行錄

綴兩省班

熙寧八年同知諫院范百祿言今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則綴小兩省班同知諫院則繼而不與非明職分勤官守之意詔令綴

小兩省班職官分記

賜五品服

歐陽文忠公修慶曆增諫員取敢言士公有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言行錄

數斥大臣

包孝肅公拯字希仁知諫院數論斥大臣權倖請罷去內降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座右以為龜鑑

力引石介

慶曆中余靖歐陽修王素蔡襄為諫官力引石介時范仲淹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

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

長編

古今文集

雜著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

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回嗚呼可不懼哉

諫院題名記

巫伋

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未名官然亦尚矣秦漢以來始置諫大夫無常員大抵多至數十人秩纔比八百石蓋其員多則其選輕之厥後或置或不逮唐設六典職始專而任重焉由諫議大夫而上有散騎常侍為之率其下又有補闕拾遺皆為定員而分左右左屬門下右屬中書均尸言責也我朝因之雍熙中詔更遺補為司諫正言載新厥名以示勸獎自是言責之官愈重矣主上中興綜核名實大正風憲惟是耳目之司尤加慎擇爰自建炎初載迄于今歷諫省者纔三十人弗備官實重其選也先是院吏苟簡以幅紙標名氏于壁間久之遷次日月漫

不可改顧惟猥承人乏夙夜惕懼未知報稱且不能掇拾前迹以示來者實有愧焉於是命工鐫石寘之聽事姑以謹官守而重國體云爾若夫居官自記以媚已昔人所羞非唯不敢亦不暇紹興十九年夏四月記

律詩

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謀猷裨帝右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又遠看 三人以詩薦於上尋亦除諫官

左右諫議大夫

歷代沿革 秦郎中令屬官有諫大夫無常員多至數十 漢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 後漢諫議大夫六百石

後魏亦置諫議大夫 後齊集書省有諫議大夫七人 後周地

官府有保氏下大夫規諫於天子蓋此其任也武成三年初

置太子諫議大夫四員 隋門下省有諫議大夫七人煬帝廢

之 唐武德中復置龍朔二年改為正諫大夫後又置諫議大

夫開元以來廢正諫大夫復諫議大夫正元四年分為左右

左諫門下右諫中書元和元年勅左諫議大夫宜去左字其

右諫議大夫四員並停 宋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官職差遣

纔以定俸入而不親職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皆須別降勅許

赴諫院供職者方為諫官真宗天禧元年詔兩省置諫官六

員不兼職務三年以李虛已為諫議大夫充職其後員缺不

補天聖初上封者以為言詔以孔延魯劉隨並為右正言而

諫大夫兼他職猶故慶曆四年詔自今除諫官毋得用見任
 輔臣所薦之人元豐正名左右諫議大夫為諫垣之長專言
 責為左隸門下右隸中書同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失大臣
 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當皆得諫正靖康元
 年詔臺諫天子耳目之官宰執不當薦舉當出親擢立為定
 制中興之初因舊制設左右諫議大夫司諫正言屬門下中
 書後省建炎三年詔諫議大夫不隸兩省別置局於後省之
 側許與兩省官相見議事以登聞檢鼓院專隸焉紹興元年
 詔中書門下兩省併為中書省二年詔中書門下後省諫院
 官吏並依舊赴三省內置局處使職元置諫院掌規諫遺闕
 左右各立諫議大夫

群書要語 聖王置諫諍之官非以宗德防逸豫之生也 前刑法

志諫議曰納誨鄭氏綺談諫長丁未錄注諫垣之長也 忽焉

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 韓諫臣論 谷永曰事君之

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 朝無諍臣則不知過

漢蕭望之疏 動寤萬乘轉移大謀 漢王商贊 論諫本仁義 唐陸

贇贊 諫議大夫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用

其道况寒謫地宜有老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者德其諫議

大夫望依隋氏舊制昇為從四品分為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

闕 六帖贊皇一品制 予欲左右前後皆得正人朝夕交戒傲

之闕分左右以備歲諫思見大德骨鯁正直者又議論通古今

喟然動上心所以增其秩而厚其祿也 六帖鄭朗大夫制擢居

有諫益厲白集鄭軍制進增七諍之重胡文恭行錢彥遠

制改七人之華秩錢表類備員諫省尸祿諫垣方諫行言

聽之時居面折廷爭之任養慷慨敢言之氣負縱橫適用之

才並同上俾職獻替食曰汝宜南豐擬制數共工之罪不避堯

聽辯垣平之詐益彰漢德一品集授元海諫議大夫制魯公藏

名莫如實華於左右漢后輯檻執若列遊於公卿同上左右諫

議大夫司諫正言咸預軒墀之列是為耳目之官朱景德詔

詩句榮班聯錦繡諫紙賜牋滕唐元稹補袞諫官能用儒吾道

益黃山谷惟修惟靖立朝讞讞素相之後含忠履潔並為諫官

正色在列石徂徠慶曆聖德詩余時忝諫臣丹陛實咫尺杜顒

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排雲叫閭闔披腹呈琅玕韓少室山人

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同上盛世千齡合宗工四海瞻云云
德望完圭角儀形狀陛簾王荆公送宋諫議開緘宛見諫議面
盧仝茶歌

古今事實

王褒軼才

前漢王褒字子淵益州刺史王褒奏褒有軼才乃徵褒既至詔
褒為聖主得賢臣頌擢為諫大夫本傳

寬饒忠直

蓋寬饒對策高第遷諫大夫數上疏諫後奏封事上以寬饒怨
謗下其書諫議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上書訟寬饒罪
曰臣以諫為名不敢不言

遂良鯁亮

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太宗曰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

儒術勁正

唐武儒術字廷碩以戶部侍郎知諫議大夫事勁正有風節

清謹高亮

梁樂商曰周舉清謹高亮可在諫議大夫續漢書周舉傳

公道蹇正

後漢韋彪字孟達上議曰諫議之職應用公道之士通才蹇正

有補益於朝者本傳

有諫臣體

馬孔戣元和初改諫議大夫侃然忠謹有諫臣之體上疏論時

政四條帝意嘉納並本傳

有諍臣風

唐文宗嘗於便殿召柳公權論事切直忤旨周墀為之惴慄公

權詞氣益堅上徐謂之曰朕知舍人不容却作諫議以卿論事

有諍臣之風今擢卿諫議大夫柳公權傳

謹言直氣

唐呂元膺字景大遷諫議大夫規駁諫議大舉其職出為刺史

中謝上問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詞氣激切上嘉之翌日謂宰相

曰呂景大有謹言直氣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本傳

負氣敢言

高適字達夫明皇在蜀為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臣側目本傳

數有忠言

後漢王良字仲子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

切當聖心

辛慶忌上書曰劉公前以縣令見今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絕切當聖心者前列輔傳

直辭無改

李法性剛有節上疏論椒房官免官八年徵為諫議大夫正言直辭無改於舊後本傳

箴規以諷

李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各命為回波詞

或以謔言媚上或要巧繆寵至李景伯獨為箴規語以諷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本傳

諫免死罪

蕭鈞永徽中為諫議大夫爭盜庫財死罪曰囚罪誠死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賞輕法任喜怒殺人帝曰真諫議也

諫止答節

隋劉行本為諫議大夫文帝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不顧行本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而不顧所言耶因置笞於地而退帝從容謝之遂原所笞者本傳

諫用夷樂

陳禪入拜諫議大夫時西閉夷獻樂及幻人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群臣共觀大奇之禪獨舉手太言曰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帝王之庭不宜陳夷狄之技後本傳

上言制度

龔勝為諫大夫數上書言百姓貧更不良風俗薄制度太奢刑太深賦歛太重宜以儉約為先

上言災異

劉向本名更生以行修飭擢為諫大夫元帝即位與蕭望之等同心輔政乃上封事臣幸得以骨肉備九卿竊見災異並起念忠臣雖在默然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並本傳

上言官官

劉陶拜諫議大夫靈帝時上疏言官官云臣恨不列稷契伊周之徒而與比干龍逢為儔袁松漢書

創諫院印

大曆十二年諫議大夫薛之興奏諫官所上封章皆樞密每進一封即須門下中書兩省印署文牒每有封奏人且先知請別賜創諫院庶免漏泄至太和九年始創諫院印以院之印為文置投書廳

唐武后垂拱二年置廳四區列朝堂東方青廳名曰延恩南方丹廳名曰招諫西方素廳名曰申寃北方玄廳名曰通玄以諫議大夫補闕拾遺等一人充使知廳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則

伏下與言

唐宋璟神龍初為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伏下與言得失

閣中抗論

唐鄭置為諫議大夫穆宗不恤政事喜遊宴置與同職廷奏諫之帝初不悅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官帝意稍解乃曰朕之過矣臣下盡規忠也謂置曰閣中奏事殊不從容今後有事面陳朕與卿延英相見時久無閣中奏事置等抗論人皆相賀

上疏極論

陽城字元城元宗初隱中條山德宗召拜諫議大夫初城未起縉紳想其風采旣興草茅處諫官天下益憚之及受命他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厭苦而城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見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陸贄等帝怒甚城始守延英閣上疏極論慷慨引義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不相延齡城之力也

叩閣苦諍

崔元亮清慎介特大和四年改諫議大夫朝廷推為宿望鄭注構宋申錫元亮率諫官叩延英閣苦諍反復數百言文宗未諭元亮置笏在陛復言帝悟衆服其不撓

八十四通

殷侗為諫議大夫論朝廷得失前後凡八十四通以語切出為桂管觀察使

三百餘奏

魏鄭公徵字元成太宗時拜諫議大夫日益親或引至卧内訪天下事公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三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徵與王珪同輔政珪日以諫諍為心耻君不及堯舜臣不知徵

諫披香殿

蘇世長高祖拜諫議大夫侍宴披香殿世長曰是殿雕麗非煬帝作耶帝曰卿好諫似直豈不知是朕作對曰瑤臺瓊室非創

業所為帝咨重其言從獵涇陽大獲禽獸帝謂朝臣曰今日樂乎世長進曰陛下游獵不滿十旬未為大樂帝曰狂態復發邪對曰臣私計則狂為國計則忠矣

諫望僊臺

柳仲郢會昌初遷諫議大夫武帝延方士築均僊臺累諫諄切帝遣中人愧謝並本傳

戟架集烏

柳仲郢為諫議大夫後每遷必烏集升平第庭木戟架皆滿五日乃散唐本傳

冠蓋均道

崔儼為諫議大夫其群從數人自熙寧里謁大明宮冠蓋騶哄

相望于道每歲宴于家以一榻置焉猶重積其上分紀

雅意本朝

蕭望之累遷諫議大夫時選通政事者為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乃上疏曰陛下憂念百姓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也朝無諍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知善願陛下選明經之士以為內臣

糾正奸邪

蕭正肅公燧字照鄰遷右諫議入謝孝宗曰卿論議鯁切不求名譽糾正奸邪不恤仇怨故制詞謂善不近名仁必有勇道上意也言行錄

喜諫議得君

後漢張音惠為諫議大夫任城王登謂音惠曰不喜君得諫議惟喜諫議得君

並為供奉官

元和六年御史中丞竇易直奏諫議大夫至拾遺御史中丞至殿中侍御史並為供奉官

朕之汲黯

田錫天資骨鯁宋白舉直言極諫公對事奏經史中治體之要二十篇真宗手詔褒獎拜御史知雜事遷諫議大夫真宗見之色必莊嚴常自謂曰此朕之汲黯也事畧

才若楊雄

漢李尤字伯仁侍中賈逵薦尤有楊雄之才明帝召作東辟雍

德陽諸觀銘拜諫議大夫

月請諫紙

白居易與元稹書曰僕為諫官月請諫紙詩曰月慚諫紙二百

張長慶集唐肅宗制兩省官十月一上封

田唐天寶日赴內朝

宋慶曆三年田况言諫諍之臣不得日奉朝請臣在諫院每聞一事皆諸處采問比及論列或至後時今若令諫官日奉朝請則可以日聞朝廷之事矣詔每日赴內朝會要

入閣不許

王安石在臺閣侍從時每為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於治道後世所當遵行也及入司政事而孫華老李公擇

在諫職三人者熟荆公此論矣遂列奏請舉行荆公不許曰是又益兩叅知政事呂氏家塾廣記

直舍仍舊

元祐元年王岩叟言近降旨兩省諫官出入各異戶勿與給事中中書舍人通實欲限隔諫官不使在政事之地恐知本末數論列爾尋詔諫官直舍仍舊四朝志

戲語帶墜

諫議班在知制誥上若帶待制則在知制誥下從職也戲語曰帶墜筆談

饒上斗坡

先公嘗言故左省崔坡領事于宗諤因問坡義答曰唐諫議大

夫雖在給舍之上時諫議歲滿方遷給事自給事遷舍人時有
自郎署拜諫議者驟立在給舍上朝中謂曰饒君斗上坡亦須
斗下坡來益言其却為給舍序班在下也後遂為故事李氏談錄

諫論廢后

孔道輔字原魯為右諫議大夫上廢郭后道輔與范仲淹率諸
臺諫官詣閣門請對閣門不為奏道輔等欲自宣祐門入監官
宦者闔扉拒之孔手拊門銅鑼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與我
曹入諫同上

古今文集

雜著

爭臣論

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
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
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入皆以為
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
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
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
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踰
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
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小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
志不可則尤之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
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

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職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而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

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借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庶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太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

聞用也。聞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久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身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許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畫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

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畫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也。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

周師氏箴

呂伯恭

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踈。曰驟。遠則勢不接。踈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宜。彼周設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儆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漸。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如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二百六十。官必掌一事。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發。

號施令同歸於滅者師氏亦有功焉昔周太史辛甲命百官官
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覆紬繹辭順
意篤足以為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蠹書漆簡之中雖斷章
片辭邈不可得是可嘆已用敢追述其事而為箴曰

若昔忠臣 格君之非 啓心沃心 日化月移
雖有嘉猷 情或未信 勢踈地遠 千說一聽
蒼周之興 稽古建官 左右賢俊 治格多盤
時惟師氏 詔王以媿 巽以入之 曰義曰理
原念媿惡 水火背馳 火盛水竭 媿勝惡微
燕閑穆清 誠意懇款 先養所長 姑置所短
性復其源 善迎其端 輔翼聖學 功不可刊

侈麗之欲 將發復止 暴慢之慮 將萌復已
師氏之諫 惟一惟精 君失無迹 我諫無形
於惟辟主 獨制萬乘 必求峻賢 舉以自近
且永暮疴 前贊後襄 氣體默移 其道大光
苟不鑑此 正直屏棄 僕隸之臣 諾諾唯唯
堂下日遠 堂上日高 雖復虛守 烏知民勞
聖人復作 斯理不易 小臣司規 敢告執戟

古詩

送鄆州知府宋諫議

王介甫

盛世于齡合宗功四海瞻天心初籲後雲翼首離潛德望完圭
角儀形壯堊廉徐鳴蒼玉佩畫校碧牙籤綸披清光注鑿坡茂

渥霑文明誠得主政瘼尚煩砭右府參機務東塗賚景炎廟謨
 資石畫兵畧倚珠鈴坐鎮均勞逸齋居養智性謳謠喧井邑惠
 化洽蒼黔進律朝革舊疏恩物議僉通班三殿邃從部十城兼
 申輔周之翰龜蒙魯所瞻地靈奎宿照野沃汶河漸首路龍旗
 盛提封虎節嚴賜衣纏錦艾衛甲筭朱綬海谷移文省給堂燕
 豆添班春回紺幘問俗巷形旂舟楫商岩命熊羆渭水占治裝
 行入觀金鼎重調鹽

贈鄭諫議十韻

杜子美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思飄雲物
 外律中鬼神驚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野人寧得所天意薄
 浮生多病休儒服真搜信客旌築居僊縹渺旅食歲崢嶸使者

求顏闔諸公厭禰衡將期一諾重歛使寸心傾君見途窮哭
 憂阮步兵

律詩

送張諫議赴闕

武元衡

詔書前日下丹青頭戴儒冠脫皂貂笛怨柳營煙漠漠雲愁江
 館雨瀟瀟鷓鴣得路爭先翥松桂凌霜貴後凋歸去朝端如有
 問玉關門外老班超

寄韋諫議

王建

百年看似暫時間頭白求官亦未閑獨有龍門韋諫議二徵不
 起戀青山

寄李買二大諫拜命

劉禹錫

諫省新登正直臣萬方驚喜捧絲綸斯知天子明如日肯放淮南高卧人

左右司諫

歷代沿革 唐武后垂拱中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二員以掌供奉諷諫開元以來尤為清選左屬門下右隸中書 端拱元年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元豐肇新官制左右司諫各一人正七品左右正言各一人從七品同掌規諫諷諭九朝廷有闕失大事則廷諍小事則論奏分隸兩省中興之初詔不隸兩省紹興二年復隸淳熙十五年兵部侍郎林栗奏願依唐制置拾遺補闕左右各一員專任糾彈之職孝宗從之光宗立復省置左右二司諫又有左

右補闕左右拾遺

群書要語 左右諫曹所宜迭處 晏公類要 真爾右省職任諷議

曲阜行吳安論古司諫制書

我國家設司諫署以神明其耳目

凡在茲選實難其人 元稹楊汝士授右補闕勅

詩句 惟修惟靖立朝讞讞素襲之徒含忠履潔並為諫官正色

在列

古今事實

述其激切

唐文宗以魏謩遷司諫嘗言於宰相曰太宗得徵叅補闕失弼成聖政我今得謩於疑似之間必能極諫庶幾處於無過之地命於狀內備述諫疏激切詔中書為之辭

嘉其切直

唐辛替若遷司諫諫復斜封官上嘉其切直

進規納忠

韋處厚遷左司諫李絳請置言帝王以納諫為聖拒諫為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仕隋數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端齊

詆排奸幸

權德輿載之正元中為左司諫童奏不絕詆排奸幸與陽城為助韓愈為墓碑

惟能舉職

牛叢子表齡遷司諫數言事會宰相請廣諫員宣宗曰諫臣惟

能舉職為可矣用衆耶今張符趙璘牛叢使朕聞所未聞二人是矣同上

不負所職

宋韓魏公為左司諫王沂公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喜謂公曰比年臺諫官多畏避為自安計否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諫官宜如此言行錄

出自宸選

明道中執政除其親舊入為真言司諫上謂曰祖宗法制臺諫官須出自宸選若大臣自除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執政惶恐仁宗正史

不受上旨

傳竟俞為司諫嘗論諫上不從因曰卿何不言蔡襄公對曰若
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正典刑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
言其罪以公議出之公曰若付公議臣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
使臣受上言事臣不敢言行錄

諫諍有體

江公望除遷左司諫公均諫諍有體朝野稱為得人事畧

君臣一體

江公望居司諫言君臣一體人君元首也左右大臣股肱也諫
官御史耳目也股肱不力則百事廢耳目不明則四方塞一體
病則元首為之不康是職也曷可輕付哉言行錄

法筵龍象

宗正殿說書口希哲除右司諫辭未獲命禮書蘇軾在邇英戲
希哲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希哲笑而不言退謂祖禹曰若
辭不獲當以揚畏為首時畏在言路而頗險為子瞻所厚故希
哲及之

座右龜鑑

包拯為司諫列上唐魏徵三疏請致座右以為龜鑑別條七事
多見采納並同上

賞一隱逸

宋咸平中終南山處士种放對便殿尋授左司諫真宗曰賞一
逸人可勸天下會要

獻四大體

田錫既得諫官即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東都事畧

所言四十事

趙鼎除殿中范宗尹言於上曰故事無自司諫除殿中者乃進侍御史上謂宗尹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六蓋祖宗初除言官即置簿載其所言事考其多少當否已行者即朱銷其下外廷不知也中興系年錄

存藁七十章

韓魏國忠獻王琦為諫官三年所存諫藁欲歛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曰諫垣存藁自序於其首末畧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言行錄

陳忠肅公瓘為司諫先是因會朝見蔡京視日久而不敢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必無君自肆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因所親以自解瓘答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自己也遂攻之愈力言行錄

劾親王造錦

豐稷為左司諫楊王瀨荆王頴令成都承受宦者造錦衣稷即奏劾監察御史趙機同時進對退謂稷曰聞使君言使機汗流浹背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此天下必太平長編

論執政八章

王岩叟元祐元年遷左司諫一日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士望

者公方權給事中外即繳奏并以諫職上疏既而命下遂不由門下省以出公復上疏云命令斜出尤損紀綱凡八上章命意寢言行錄

言外臺二人

蕭正肅公燧拜左司諫言辯邪正然後可為治上以外臺耳目多不稱職公疏二人乃大瑞甘昇都承旨王朴所主上即罷之同上

稱職遷官

元祐六年二月中書舍人鄭雍言左司諫楊康國除吏部員外郎按故事臺諫官言事稱職者不次進擢其次亦叙遷美官或繆妄不職則明示降黜今康國除員外郎謂以稱職而遷則員

外郎在司諫之下以妄言而黜則未見降黜之因詔改郎中會要

司諫取美官

韓忠獻為右司諫朝廷欲以知制誥寵其畫言公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上范司諫書

歐陽修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倉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

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唯所見聞而不係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身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立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

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於一時君子之譏著於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時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諫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執事及沮裴延齡

作相欲裂其麻纜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邪當時之事。豈無急於且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諫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莽。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

事類彙編 卷之二十一 二六

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冒言以塞重望。且解浴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

律詩

諫垣轉對

鄭谷

吾君英睿相君賢。其奈宸區未晏然。明自翠華春殿下。不知何語可回天。

左右神闕

歷代沿革 古無其官。詩云。交職有闕。仲山甫。應之。蓋取此義。後漢伏湛出。入禁闈。拾遺補闕。漢文帝敕侍臣曰。公卿等宜拾朕之闕。晉武帝詔曰。公卿等宜補闕拾遺。獻可替否。職官志。

事類彙編

御各殿侍中居左散騎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後
魏孝文帝侍中李冲補闕左右置太后垂拱元年因其義創
立四員左右各一員天授中左右各二員通前為十員神龍
初依舊各一員其才可則登不拘陞叙大曆七年各加置兩
員五代後唐同光元年補闕拾遺各置一半宋雍熙五年改
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元有司諫又有補闕拾遺

群書要語補闕拾遺位居諫省榮踐清華之列是為獻納之司
宋端拱元年詔不隱惡以固位不形直以干名柳宗元為柳渾

行狀朕聞交職有闕仲山甫神之蓋所以節宣太子之嗜飲而
彌縫其不至也元稹楊汝士授右補闕勅左右補闕開元以來
尤為清選通典左右補闕掌供奉規諷扈從兼興唐六典

詩句交職無一字補託身愧比雙南金杜題省壁

古今事實

陛下侍臣

舒元褒曰遺補官秩雖卑陛下侍臣也續通典

朕之直臣

鄭餘慶子濟為右補闕獻疏切直餘慶入朝憲宗謂曰卿之令
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賀遂遷舍人通典

職在諫曹

唐權德輿為左補闕時裴延齡以巧倖判度支德輿上疏切諫
之臣職在諫曹今採群議敢瀝肝血伏待刑書

豈避雷霆

韋温為補闕時宋申錫被誣温昌言曰丞相操履有所不宜乃奸人陷之吾等諫官豈避一時之雷霆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惡之名邪因率同列伏闕切爭之

握筆草狀

劉寬夫為右補闕陳皓進汪維摩經得濠州刺史寬夫因對論之敬宗怒曰陳皓不因循得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排首未來陳皓曰昨論陳皓之時不記發言首未唯握筆草狀即是微臣若尋究推排恐傷大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

當官正言

崔沔薦為左補闕惟舒遲進止雍如也當官則正言不可得而訕以鯁亮稱

路隨端亮寡言除左補闕以鯁亮稱又崔郊遷補闕上疏論裴延齡以鯁亮知名並唐本傳

以諫忤旨

唐李渤遷右補闕以諫忤旨下遷諮議參軍

更疏論執

唐崔植與鄭覃同時為補闕皆賢宰相後每朝廷有闕失兩人者更疏論執譽均美蔚然

更進諷諫

韋顛字周仁歷補闕與李正辭李約更進諷諫數移大事

鯁亮無回

盧景亮遷右補闕朱泚反勸德宗曰罪已不至則感人不深帝

然之志義卓然與穆質同在諫諍地書數上鯁亮無所回避

酬勞無愧

唐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遷補闕參謝之際宰相裴均廷詰之曰獨孤與李補闕皆孜孜獻納今之遷職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官業或異於斯時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懷志而退分紀

諫治金丹

裴隣憲宗朝遷左補闕帝令方士治金丹服之頗躁隣上疏諫帝怒貶江陵令

論環綱紀

敬宗政事日辟補闕舒元哀李漢入閣論奏比除拜不由宰相

進擬恐論壞紀綱帝厲語曰更論何事元哀曰官中興作太甚帝色變薛廷老傳

號鐵補闕

唐乾寧中楊貽德號鐵補闕通典

斥立仗馬

唐李林甫居相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斥為下邳令因以語動其餘曰君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食二品芻豆一鳴則出夫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矣本傳

同輩注目

唐韋渠牟遷右補闕內供奉僚列初輕之上在延英既對宰相

多使中貴人召渠卒於官次同輩始注目夫

無名子詩

唐武后時官職濫雜有無名子作詩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

量通鑑

古今文集

雜著

上權德輿補闕温卷啓

柳子厚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適賤視貴聽所申古矣竊以宗元
幼不知耻少又躁進拜指長者自于幼年是以前後造之末跡
廁牒計之下列賈藝求售闕無善價載文筆而都儒林者匪親
乃舊率皆携撫相視談笑見昵嗟呼逡巡為達者嗤無乃觀其

樸者鄙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長耶將行不拔其操不砥礪學不
該廣文不炳耀實可鄙而薄耶今鴛鴦充朝而獨于執事特以
顧下念舊收接儒業異乎他人耳敢問厥由庶幾告之俾識去
就幸甚幸甚今將慷慨激昂奮襜布衣從談作者之筵曳裾名
卿之門抵掌裁弁厚自潤澤進越無慮汗達者之視聽狂狷愚
妄固不可為也復欲俛然惕息疊足揚翼拜於公侯之闈跪激
賢達之車竦魂慄股兢恪危懼榮者倦之彌念厥心又不可為
也若慎守其常確執厥中固其所矣則又氣平色柔言訥性魯
無特達之節無推擇之行瑣瑣碌碌一孺子耳孰謂其可進孰
謂其可退抑又聞之不鼓踴無以超泥塗不曲從無以中險艱
不守常無以處明分不執中無以趨夷軌今則鼓踴乎曲從乎

守其常而執厥中乎。浩不知其宜矣。進退無倚。皆不遑寐。乃訪于故人而咨度之。其人曰。補闕權君著名踰紀。行為人高。言為久。信力學。揆文時。儕稱雄。子亟拜之。足以發揚對日。衷燕石而履玄圃。帶魚目而游漲海。祇取誦耳。曷予補乎。其人曰。跡之勤者。情必生焉。心之恭者。禮必報焉。况子之文不甚鄙薄者乎。苟或勤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勗勵爾。行輝耀爾。能言為建。能晨發夕被。聲馳而響溢。風振而草靡。可使入澤之鯢。奮鱗而縱海。密網之鳥。舉羽而翔霄。子之一名何足就矣。度為終身之遇乎。曷不舉馳聲之資。挈成名之基。授之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可也。愚不敢以為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為色取象。慕大賢所厭。朝造夕謁。犬賢所倦。性頗踈野。竊又不能。是以

有今茲之問。仰惟覽其鄙心。而去就之。潔誠齊慮。不勝至願。謹再拜

律詩

贈陳三補闕

杜子美

獻納開惠觀。君王問長卿。皂鵝寒始急。天馬老能行。

答岑參補闕

窈窕清禁闕。罷朝歸不同。君隨宰相後。我往日華東。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葉紅。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

送李補闕

韓退之

禮樂中朝貴。文章大雅存。江湖多旅逸。獻替欲誰論。駟馬歸城闕。隻鳥去海門。還從清切禁。再沐聖朝恩。

事類彙編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送邊補闕省觀

錢起

東去有餘意春風生賜衣鳳凰銜詔下才子采蘭歸
時酒百花裏情人一笑稀別離須計日相與在彤闈

寄鄭補闕

羅隱

夫子門前數仞墻每經過處憶遊梁路從青瑣無因見
恩在丹心不可忘未必使為讒口隔只應貪草諫書忙
別來愁悴知多少兩度槐花馬上黃

左右拾遺

歷代沿革古無其官漢汲黯願為中郎署是出入禁闥補闕拾遺
文帝初立給事中劉向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續漢書張衡為侍中從容
諷議拾遺左右後魏初置內侍長主拾遺應

對文帝命侍中拾遺左右唐武后垂拱中因其義創立各二員五代後唐補闕拾遺各置一半宋雍熙五年改左右拾遺

為左右正言元諫院有補闕又有左右拾遺

群書要語今聯諫官朝夕耳自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荆公上田正言書願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為天下昌言

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同上詩句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杜宿左省避入焚諫草驕馬欲

雞棲杜出左掖

古今事實

號為三緊

吏部銓注拾遺評事赤尉皆以才望清官標格孤秀者署少俗

號為三緊官又拾遺立緊以其行立在此省之次獻可替否也
評事出緊云赤尉坐緊云入仕之路歷是三官者時輩共
以為榮也西京雜記

號稱六絕

唐李邕義烈英邁正直詞辯文章書翰號六絕並本傳

精神昂然

唐右拾遺張方回每朝政有失便抗疏論精神昂然進不懼死
明皇嘗曰張方面忠言人也

詞旨典美

陳子昂為右拾遺上疏陳事詞旨皆典美

詞高行直

李邕少知名長安內史李嶠等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諍之官
召拜右拾遺

選重秩卑

唐白居易上疏蒙恩授臣左拾遺謹按六典其選甚重其秩甚
卑云所以卑秩者使位不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選者使
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夫位未足惜身未足愛然後能有闕
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
拾遺之本意也白集

自釋褐拜

張鎬有大志好王伯太畧楊國忠聞鎬才薦之釋褐拜左拾遺
元宗西狩徒步扈從遺詰肅宗所數論事

為王者師

蕭嵩為左拾遺表薦張鎬曰如鎬者用之則為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爾元宗擢鎬拾遺不數年出入將相分紀

以文章薦

李渤刻意于學隱廬山更徙少室元和初李選韋况文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

以對策遷

白居易敏悟絕人工文章元和中對策乙等遷左拾遺並本傳

叩墀苦諫

劉栖楚為拾遺敬宗遊畋稍多坐朝常晚栖楚出班以頭扣墀苦諫本傳

守閣極論

唐王仲舒為拾遺德宗信裴延齡逐陸贄仲舒與陽城等守延英閣極論延齡奸邪不可相後入閣帝顧曰是豈王仲舒耶本傳
又德宗朝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帝怒甚無敢言陽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愆慨引義申直贄等累日不止金吾將軍張萬福賀曰諫議能如此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萬歲韓文陽城附傳

立陛下大言

唐宋璉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李邕為拾遺立殿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乃可璟奏李邕傳

論執強梗

白居易元和中為左拾遺被遇憲宗事無不聽言前剔抉摩多見可後對殿中論執強梗帝未諭輒進日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並本傳

言無回忌

王徽字昭文為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忌公議浩然歸重見事風生

元和元年元稹為左拾遺稹性鋒銳見事風生既居諫垣不欲碌碌自滯事無不言上疏論諫職曰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見為妄動拾遺補闕為冗員以此稱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為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愧

有聞即奏

薛延老寶曆中為右拾遺舒元褒等入閣論事穆宗厲聲詰之元褒不能對延老曰臣等以諫為職有聞即應論奏時人服其不撓

柏耆掉舌

唐柏耆志健而望高急於立名謁裴度願以一節掉舌下王承宗乃以左拾遺往承宗獻德隸二州以二子入質真擢拾遺由是聲振一時本傳

歸登寄名

唐歸登拜右拾遺時欲相裴延齡陽城熊執易等以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成示登登動色願寄名雷霆之下安忍獨當自是

同列切諫登每聯署無所回避時人稱重

諫迎軒轅

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左拾遺王譜右拾遺薛廷傑上疏諫遺中使往羅浮山迎軒轅先生詔云卿等位當列職論在諫司閱視來章深納誠意分紀

諫營興泰

唐盧澈用為左拾遺則天將營興泰宮澈用諫曰離宮別館亦以多矣更窮入之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愛入務奉已者同上

諫將中人

白居易為左拾遺時王承宗叛詔吐突承璀出討居易諫曰唐

家制度征伐專委將帥比年始以中人且承璀為制將四方聞之必輕朝廷本傳

乞出官人

元和四年旱甚下詔蠲貸白居易見詔節未詳即乞盡免江淮兩浙以採流瘠多出官人帝頗采納

目為柳篋

唐柳粲遷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為箴奏時譽以其博奧目為柳篋

御題魯直

宋朝魯宗道為右正言事有違誤風聞彈疏真宗稍厭之一日自訟於上前願得罷去上悅其忠慰勉以遣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曰魯直言行錄

謂之把麻

唐通事舍人宣語多不知書至宣讀輒失句度故用拾遺團句
低聲以助之謂之把麻六典

載新名目

淳化中左司諫張觀上章言拾遺補闕武后所置相循授任二
百餘年方自聖朝載新名目言責之重與古無比同上詳見

古今文集

雜著

與李拾遺書 李渤

韓愈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士
引領東望若景星鳳凰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快方今天子仁

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太位以來於今
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
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
歟而又有非人力而至者羊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
戰而拘纍強梁之兇銷鑠縮粟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
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
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
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迹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為之時自藏
深山率關而固拒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軍惠
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聖德之有缺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
來踊躍悚企頃刻以冀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

若不許，卽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爲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倘不爲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

律詩

賀左省新除韋拾遺

鄭十谷

初升諫署是真仙，浪透桃花恰五年。番白郎官居座末，著緋人吏立階前。百僚班列趨丹陛，兩掖風清上碧天。從此追飛何處去，金鑾殿與玉堂連。

獻張拾遺

李中

官資清貴近丹墀，性格孤高世所稀。金殿日聞親鳳扆，古擘時展看魚磯。酒醒虛閣秋簾捲，吟對疎篁夕鳥歸。獻替頻陳忠譽播，鵬霄萬里展雄飛。

寄左省杜拾遺

岑參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徵拜拾遺書情二首

費冠卿

拾遺帝側知難得，官緊才微恐不勝。好是中朝絕親友，九華山下詔來徵。

又

尋常

卷之三十一

三九

三千里外一微臣三十年來任運身今日忽蒙天子召自慙駭
動國中人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二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于和 刊

諸院部

國史院 附總史官

歷代沿革 史官自黃帝有之 夏商 太史 周 太史 小史 內史 外史
而侯國亦置 秦 有大史 令 漢 至武帝始置 以司馬談為之 談
卒子遷嗣 宣帝以其官為令 行太史公文書修撰之職 以他
官領於是 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 王莽改置 柱下五史 後
漢 至 隋 唯魏明太和中 史職隸中書 其餘多隸秘書 唐 武德
初 因隋制 屬秘書省 著作局 貞觀移史館於門下省 宰相監

其事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其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或品卑而有才者亦直焉宋監修國史一人以宰相為之修撰直館檢討無常員修撰以朝官充直館檢討以京官以上充掌修日曆及典司圖籍之事凡國史別置院於宣徽北化院之東以藏之謂之編修院東京記云編修俗呼為史院天聖修真宗史欲重其任降敕宰相為提舉叅知政事樞密副使為修史其同修史則以殿閣學士以上為之編修官以三館秘閣校理以上及京官充史畢即停元豐改官制日曆隸國史案每脩前朝國史實錄則別置國史實錄院以首相提舉翰林學士以上為修國史餘侍從官為同修國史庶官為編修

官實錄院提舉官如國史從官為修撰餘官為檢討元祐復置國史院隸門下省明年又置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紹聖復以國史院歸秘書省中興即秘書省復建史館以修神宗哲宗兩朝實錄選本省官兼檢討校勘以待從官充修撰紹興五年又移史館於省之側別為一所所以增重其事至九年修徽宗實錄乃即史館開實錄院明年以未修正史詔罷史館併為實錄院紹興初實錄國史皆寓史館後罷史館遇修實錄即置實錄院遇修國史即置修國史院著作局唯修纂日曆等相監修但提大綱檢討官搜閱校對惟修撰實專史職只據所送到時政記唐長壽中姚壽請伏下所言宰相撰錄號時政記自壽始五代以來中書樞密院皆致時政記樞

密院直學士編修犬平與國八年蘇易簡為參政。自是中書
 皆參政編錄。唯呂蒙正嘗以宰相領其事。端拱以後樞密院
 事皆送中書同修。為一書及王欽若陳堯叟始乞別撰。不關
 中書直送史館。起居注。事見左右史門。銓次其事排以日月
 謂之日曆。紹興十八年詔置修國史院。修神哲徽宗三朝正
 史。元國史院有監修國史。修史同修史。編修官等員。

群書要語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詩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史掌

邦國之志。周禮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左傳吾見有國春

秋。墨子子謂陳壽有恚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史之失自遷

固始記繁而志寡。子謂荀悅史乎史矣。文中子刺於玉版。藏

於金匱。與天地相終。晁錯對策國史之興。將明得失。使一代之

典煥然可觀。温嶠表明乎國史所以弘闡太猷。觀乎人文所以

化成天下。自非鉤深學海。囊括詞林。盛周公之典謨。懸仲尼之

日月。則何以纂叙鴻業。蕭嵩制細史策之微。列俾垂作範之規。

用成不刊之典。並同上王道之端。人事之紀。懲勸教化在於春

秋。錯綜裁成。必歸良直。以中樞之餘力。得東觀之全才。齊抗制

修明簡策。惟爾之休。同上裁成義例之條。牛僧孺制垂褒貶於

國書。資刊削之能。佇討論之美。並同上總史官之微。沈蕭鄴

制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兼麗卿雲。二班傳稽合異同。

裁成褒貶。同上掌東觀陽秋之重。蕭遘制遷紫薇皇極之位。總

簡書刊集之司。孫奭制官當喉舌。職重陽秋。王鐸制春秋之義

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明實錄也。會要魯史以來。文憲之實足徵。

孔子因而修之同上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惡人懼焉類要可以懲惡而勸善典籍有國之明訓荀悅紀序史官掌修國史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興廢之政皆本起居六典

詩曰無金可寄東門傳有齒能欺柱下蒼陳瑩中送立之南歸

詩枕中鴻寶蓋于進柱後惠文今乃寬何斯立次韻蔡提舉詩

早辭右史春秋筆歸種東陵子母瓜李漢堯父舍人挽詩玉階

良史筆金馬挾天才楊師道詩

古今事實

皆稱良史

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叙事理措

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實錄司馬遷傳

就續前史

班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以就其業班固傳

皆出一家詳見監修國史

劉知幾字子元領史事時宰相韋巨源蕭至忠等皆領監修子元奏記求罷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衆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為荀袁家自為政駿每記事戴言則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本傳

咸稱二字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議曰咸稱二字有良史之才遷文質而

事核固文序事瞻詳若固之序事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者
覽不厭信其能成名也

宜置座右

子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徐堅讀之歎曰為史氏者宜置此
座右也同上

抱藏南山

韋述居史職二十年祿山亂述抱國史藏於南山能存國史唐書
號為穢史

爾朱榮於魏為賊魏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千金故減其
惡而增其善於是衆口喧然號為穢史並同上

為作佳傳

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資王斛米見與當為
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又北齊魏收修國史得楊
休之助因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

書有五難

袁松云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
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

典有五志

荀悅云立典有五志焉達道義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
于寶釋云體國經治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難則書之忠臣
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告尊對之辭則書之才力伎藝
殊異則書之

才有三長

劉知幾曰史才須有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又唐鄭惟忠嘗聞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子元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本傳

吾有三恨

薛中書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人然平生有三恨不以進士擢第一恨也不娶五姓女二恨也不得修國史三恨也

執簡以往

襄二十五年太史書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左傳

執書以奏

魏謩詔遣中使取謩起居注欲視之謩執奏曰自古置史官書事以明鑒識陛下但為善事勿畏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性臣縱不書天下之人書之

乞成漢史

蔡邕時為五原太守王智容告邕謗訕朝廷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積十二年靈帝崩董卓聞名高辟之三日周歷三臺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

不能得大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皆曠世逸才多識漢書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於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輩蒙其訕議遂歿獄中搢紳諸儒莫不流涕

叙成國書

魏司徒崔浩及弟覽高謙鄧穎黃輔等共參著作叙成國書五十卷著作令史閔堪等素諳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遂管於天郊東方百步用功三百萬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悉忿毒相與構浩於太武帝帝大怒按浩誅之盡夷其族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又讀誦

浩怒取而焚之拾灰廁中及浩幽執置檻內使衛士數十人搜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為報應之驗

古今文集

雜著

漢太史公自序

昔在顛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史復興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仕為郎中奉使西征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返見父於河雒

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生周室之太史也自前世嘗顯功名復與天官事後世中衰終於予乎女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予必爾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論著且夫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忘臣外義之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予甚懼焉遷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而敢闕卒亡而遷為太史令細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新平小子何敢讓焉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退而深惟欲遂其志卒述

陶唐以來至於麟趾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畧推三代錄秦紀漢上紀軒轅下至于茲著本紀十二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九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畧以拾遺補藝成一家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

答劉秀才書

韓愈

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實錄則善惡自見矣然此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貶耶孔子作春秋卒不遇而久齊太史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瘦歿陳壽起又廢王隱謗退歿

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赤族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歿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後有聞也。夫為史者不得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能紀而傳之耶。僕年志已衰。退不可為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容。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其功役也。夫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掀天地。決必不沈沒。今館中非無人必將有作者。勤而纂之。足下亦宜勉之。

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子厚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別獲書言。史事云。具

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冀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採宰相意以為苟以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昂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羨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抗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羨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廷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

聖人卷身... 卷之二十一... 德講堂... 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允君其位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久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久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茫擘特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直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生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

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未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致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感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之辭如退之之好言論如退之之慷慨自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迷其卒無可託乎明太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忍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之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喜... 卷之二十一... 德講堂... 卷之三十一... 德講堂...

皇朝類纂卷之二十一 御書堂木

國史院進三朝正史帝紀表

洪邁

三后在天誕著不謨之懿百年積德惟憑信史之傳方論次之
開先仰威靈之如在載洵昧且輒冒宸嚴中謝臣竊以詒厥係
謀實為大訓必有不可刊之典用扶可久之基赫赫裕陵制作擅
百主之冠巍巍哲廟規恢宏七世之觀迨昭考之勃興備盛朝
之盡美治安之極部判所無禹繼舜舜繼禹顧三聖而守一道
事繫時時繫月宜一經以垂無窮慨多歷於歲華訖未施於功
緒蓋士起異同之論而時更板蕩之餘視熙豐存祐之成舉是
非而雜操攷崇觀政宣之志頗放失於舊聞顧故家遺俗之猶
存致偉績閑休之可紀參稽定貫允屬昌辰恭惟皇帝陛下宗
祐宅心羨壻係念明烈祖之成德以庶邦惟正之供觀文主之

景光善孝子述入之事欲壯西箱之御趣哀東觀之書臣等自
愧庸虛敢知筆削書大事而小則簡牘願殫綿素之勤藉名山
而副在京師終真汗青之望

代進三朝國史表

呂伯恭

三后在天軼洪猷於今古百主冠德紀茂實於典謨爰勤信書
上于乙覽中賀臣切以炎宋開萬年之祚裕陵發六葉之祥不
顯哲宗於皇徽祖淵神心之相授煒聖列之增光載績武功疊
西卷淳鄴之績稱秩元祀踵原廟五澤之規紛綸圖謀之符璫
璨梯航之貢輯衆髦而建學嗣養化源憲六典以訓官世嚴朝
著前揖商王之躅俯俾唐帝之規運啓中興統承不絕南陽基
命建武之元號重開東觀抽書太初之後闕不錄博延新學論

皇朝類纂卷之二十一 國史院進三朝正史帝紀表

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一
次舊聞遠繼照以龍飛甫終篇於麟獲視諸故府配五聖金匱
之藏副在有司為千載石渠之鎮於斯為盛莫之與京恭惟尊
號孝通神明誠贊化育有典有則仰思祖武之繩記勳記言下
叶孫謀之燕播諸琬琰炳若丹青臣職總編摩功懃潤色莫測
乾坤之蘊策輸鈇槩之勤述義農黃帝之書既垂成式由堯舜
文王之道願軫宸衷
律詩

寄孫之翰國史

曾子固

孫侯腹載天下書崔嵬豈帝重有車伏羲以來可悉數孰若石
作何有餘歸來已絕褒貶筆進用祇調殺名儲合持詩書白虎
觀東護日月金華居

和尹諫議史館

王維

史館接天居霓裳侍玉除洞有百牛祿山藏太史書君恩隆二
帝且莫上空虛

酬魏少侍直史館

邢恕

麗藻高鄭衛專學羨齊韓谷喻難有屬筆削少能干

送分司陳郎中祗召直史館

劉禹錫

遠取南明貴公子重修東觀帝王書當時載筆窺金匱暇日登
臨到石渠

送史館劉道原

蘇子瞻

十年閑坐樂憂獨百金構書夜散亡榻來東觀弄冊墨聊借舊
史誅姦強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二終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三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諸院部

監脩國史

歷代沿革 北齊詔魏收撰史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書名而已唐太宗以宰相監脩國史及以他官兼領注房玄齡為監脩給事中余敬宗兼唐制宰相四人內一人帶監脩國史職宋朝從唐制史館有監脩皆宰相兼領職皆內降制處分乾德初以趙普兼監脩止用勅非舊典也開寶中薛居正以叅知政事監脩自後叅知政事亦有管為脩國史者不常置

至道三年脩太宗實錄幸臣呂端雖帶監脩國史而不預焉
 其後重脩太祖實錄遂詔呂端與錢若水等同脩端罷相李
 沆繼成焉景德二年監脩國史畢士安卒遂命參知政事王
 旦權領史館事實為監脩國史之職慶曆三年呂夷簡罷相
 帶監脩國史優延老臣也宋朝有三備者相願昭文次相願
 集賢雜監脩國史
 監脩國史脩日曆也故常帶入銜自元豐
 王珪後宰輔皆不入銜中興之六年命呂頤浩兼提舉監脩
 國史當時國史但指日曆願浩引元祐故事并及正史自是
 有相即兼監脩監脩之名廢于元豐而復於紹興二十
 六年沈該乃俟尚並為左右僕射始分監脩提舉為二至元
 因之權監脩國史自錢處和始時湯進之去位陳長卿未至

故以執政領之淳熙五年趙溫叔為右丞相陞兼提舉國史
 院錢景魏為監脩國史不帶權字景魏辭免周益公在翰林
 谷詔乞援故事仍帶權字許之自後率帶權字 **元置國史**
 院有監脩國史而無權字

羣書要語 監綜史氏潤色大猷李固制 主張懲勸總領典墳必
 使書法彌精動契春秋之旨鄭朗制 兼刊綜之榮蕭鄴制 踐黃
 樞之峻級摠青簡之刊修丁搏制

古今事實 詩句 褒貶唐書本曆上捧持堯日慶雲間子建上武元衡

相臣總統

唐本詔令令狐綯監脩國史制史閣要重近代以來率命相臣

唐本詔令令狐綯監脩國史制史閣要重近代以來率命相臣

總統其務

秘監總知

史通曰太宗以梁陳齊周隋並未有書乃命學士分脩使秘書監魏證總知其務凡有續論證多預焉

對時政記

李吉甫為監脩國史時憲宗嘗御延英問時政記何事吉甫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右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相姚璹監脩國史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記於仗下以授于史官今時政記是也

論古宮室

許敬宗拜侍中監脩國史高宗常幸故長安城按蹕徘徊視古區處問侍臣秦漢以來幾君都此敬宗曰秦居咸陽漢惠帝始城之其後符堅姚萇宇文周居之帝復問漢武開昆明池實何年對曰元狩三年將伐昆明實為此池以肄戰帝乃詔與弘文學士討論古宮室故區具條以聞

委在正人

天福六年監脩國史趙瑩奏歷覽故事文冊之重委在正人編修之官擇諸髦士並習書

不敢虛美

太宗謂監脩國史房元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言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獻

陳五不可

劉知幾景龍初轉太子中允依舊脩國史時侍中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並監脩國史知幾以監脩者多其為國史之弊於是求罷史任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惟漢東觀集羣儒稱述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為荀袁家自為政駁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為廣今惟詢採二史不注起居百官弗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今作者如林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邵身離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

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奸雄班固抑忠臣節士闕今史官注記類稟監脩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今監者不肯指授修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

古今文集

雜著

論日曆劄子

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戒示後世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臣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脩學士脩撰又以兩府之大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撰擇者乃命脩起居注如

此不為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脩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僚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自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文字無異。脩撰官只據此銓次，係以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舌人君者，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敢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前，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脩積滯不暇及之。若

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人典法遂成廢墜，臣切見趙元昊自初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脩撰官其欲紀述，以纂修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脩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自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其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其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分明，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書以為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他大事，並詳史所據所聞見書之。

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奏議異同朝廷裁置處
 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脩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為章卷標
 題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脩為日曆仍乞
 每至節終命監脩宰相親至史院點檢脩撰官紀錄事迹內有
 不勤其事隨官失職者奉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
 今日以前積滯者不往追脩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
 有遲滯許脩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
 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脩纂者其當行手分許
 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
 本所貴少脩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
 具狀奏聞伏候

勅旨

脩史

歷代沿革 唐初令孤德榮請脩近代史遂命脩撰名始於此唐
 史館脩撰四人掌修國史宋從唐制史館有修撰以他官領
 取最上一員判館事故事史館每月撰日曆皆判館與脩撰
 官直館分季撰錄其後止脩撰官及判館撰次大中祥符九
 年以刑部郎中高紳為史館脩撰紳即樞密使王欽若所引
 不令修纂止命權判吏部銓自是領脩撰者須兩省五品以
 上方掌脩撰天聖元年石中立以戶部郎中充史館脩撰有
 司引紳例亦不脩日曆乾興元年判館李淮修撰宋綬言脩
 撰官舊四人今只二人望擇館閣官一員充之元豐官制行

國史隸秘書省元祐中就門下省置局號國史院紹聖初復
 還秘書省舊有脩撰官至是改為脩國史以列曹尚書翰林
 學士充同修國史以待郎以下充四朝志紹興初實錄國史
 皆屬史館後罷史館遇脩實錄即置實錄院遇脩國史即置
 國史院二十八年以脩神宗哲宗徽宗正史置院脩史一人
 同脩史一人編脩官二人中興會要同脩國史故事未有以
 庶官為之者隆興胡邦衡以起居郎兼權中舍始特命焉乾
 道洪景廬亦以起居舍人兼同脩蓋用此例嘉泰後呂務觀
 李季章皆踵為之元國史院監脩國史之下有修史
 羣書要語可使執簡列為史官記事書法必無所拘白集除韓
愈制立詞措意有班馬之風同上竄定闕文裁成義類此仲尼

春秋之職業也元微之行獨孤朗制臣適執筆隸太史韓文馬
 融三人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推美史通論丘明
 之傳傳采眾記晏公類要屬刊集於國典楊億表討論一代之
 善惡而撰次之荆公行范正制眷言筆削宜屬英髦通典

古今事實

形管記事

牛亨問形管何也荅曰史官載事用形管以記事古今注

直筆正載

唐李翱轉史館脩撰以史官記事不實奏曰臣得秉筆以記注
 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史官之任今善惡皆取行狀謚議
 蓋行狀多虛美今請但指事實直載事功

紀錄為職

元和十四年史館脩撰李翱奏臣謬得秉筆史館以紀錄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臣賢士事業載奸臣佞人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職也

核綜有才

蔣父外祖吳競位史官幼從外家肆史得其書核綜羣籍有才

真選名才

朱敬則兼脩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

真選秘監

貞元十一年史館脩撰張薦為左諫議大夫脩撰如故裴延齡言於上曰諫議大夫論朝廷得失之官史臣脩撰書朝廷得失

之事則領史職者不為諫議真選秘書少監續通典

三世踵脩

蔣父遷起居舍人兼史任父子仲大中二年為史館脩撰借歷史館脩撰

四人並命

太和元年以諫議大夫王彦威戶部郎中楊漢公禮部員外郎蘇滌右補闕裴休並以本官充史館脩撰故事史官不過三員少或止於兩員至是四人並命時論深以為非同上

操履無玷

淳化二年史館脩撰楊徽之次對上言徽之操履無玷州郡非其所長置之館殿正得其宜

神情冲澹

天聖中國史王安簡謝陽夏黃唐卿李邯鄲為編脩官安簡神情冲澹唐卿刻意篇什謝李戲為句曰王貌閑如鶴黃吟苦似猿最切當

獨以付鞏

曾鞏字子固天子察公賢一日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以史學見稱士類宜與五朝史事遂以為脩撰近世脩史必眾選文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

無以易漢

汪顯謨漢字彥章公言自元符以來並無日曆此國之重事願留聖心上納之既而宰執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漢矣出知湖

州詔領日曆如故辟官屬二員且賜史館脩撰餐錢言行錄

訪求事迹

李光弼能撰墓密禮行狀重修神宗哲宗兩朝正史公奏神宗實錄墨本元祐所修已是成書宋本蔡下重修多所增損而元祐史官不無過失實乞將宋本參照修定哲宗實錄蔡京提舉編修多是增飾語言變易是非殆非實錄之體乞於舊臣之家訪求當時文字事迹參照上悉如所請

參較得失

徐勣字元功為中書舍人修神宗正史上言宜取當時輔相家紀錄以參較得失則一代大典可信矣東都事略

遂獨秉筆

事類彙編 卷之二十三

宋祁字子京賈昌朝建議脩唐書命祁與王堯臣楊察張方平為脩撰又命范鎮邵必宋敏求呂夏卿為編脩而以昌朝提舉後相繼出外祁遂獨秉史筆同上

首獨委公

綦北海先生宗禮行狀云主上採議臣之言肇置史官時紹興二年為史權修撰以復承平之舊筆削之任首獨委士艷其榮

重臣兼領

宋瓊蘇頌修國史制古之良史實難其人掌邦國之事明懲勸之道是以政駿弘簡茂先博物要自重臣式膺兼領

少師增作

龍朔中許敬宗以太子少師增前作唐史成百卷總統史任

權重宰相

唐朱敬則兼脩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略才韋安石閱其藁歎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人本傳又褚遂良傳遂良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權重宰相戒人君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

職兼中丞

學士王珪奏中丞賈黯前以學士修仁宗實錄自願臺憲不復入院望令依舊供職從之黯乞以實錄就臺脩撰有議事即赴院詔令三五日一赴院修撰

書有賞音

事文類聚所集 卷之二十三 十一 德壽堂料

學文類身親集 卷之二十三 十一 律書堂料

范曄論撰書之意曰吾聞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應有賞音者自古體正而思精未有此也

才稱良史

晉陳壽除著作郎撰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才

作傳謝德

北齊魏收脩國史得楊休之助因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乞采作傳 見國史門

集官重修

太宗語宰相曰太祖廟事耳自相接今實錄中多有漏略可集史官重加修撰

命自追修

程琳字天球舉服勤詞學科中選仁宗時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自追修書成遂修起居注 東都事略

精擇謹正

唐精擇史臣詔修撰國史義在典實自非操履純白業量該通謹正有文方堪此任所以承前蹤居史官必就中簡擇灼然為衆所推者方今著述近自以來但知此職即知修撰非惟編輯疎舛亦恐漏泄史事今後宜於史官內簡擇堪任修史人錄各進內 並唐書

綜覈班紀

古之王者代有史官以日係月屬辭此事舉而必書用存有法

善文類身親集 卷之二十三 十一 律書堂料

書而不法是謂空言蓋褒貶之重慎也自非經述重雅進德修業出忠入孝匡俗佐時為狀實臣有邦良輔者孰可綜覈班紀唐大詔令蘇頌行張說等監修國史勅令發揮蒼籙

號吳均體

南史吳均待詔著作累遷奉朝請先是均將著史以自名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郡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奏之書稱帝為齊明帝帝惡其實錄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均有俊才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教謂之吳均體

號賈鐵嘴

五代周賈緯充史館修撰以筆削為己任然而褒貶之際憎愛

任情晉桑維翰執政日薄緯之為人不可甚見禮緯深銜之及維翰傳稱維翰身沒之後有白金八十銖時翰林學士徐公肩負緯邑人也與緯相善謂緯曰切聞君有叙桑魏公白金之數不亦多乎但以十自所觀不可厚誣緯不得已改為白金數百銖緯長於記注應用文章未能過人而議論高強僭類不平目之為賈鐵嘴

古今文集

雜著

為齊相公讓修國史表

權德輿

省已無取受恩殊常倉惶震驚未及陳露今日中使奉宣進止授臣此職切自思忖非所克堪感戴屏營不知所據伏以褒貶

善否裁成義類直辭是係往指攸難臣謬踐臺司無補皇化每
憂覆敗上負聰明豈足以再紆宸慈累忝榮渥稽前古之尋訓
昭聖朝之法誠立言載筆豈易其人量方循涯自知不可又自
貞元四年李泌後宰臣遂不兼此職蓋以論者慎重留於聖心
自非時謂全才何以遠循故事用此內省以榮為憂况君舉必
書時同堯舜之理任人以器願無遷固之能所覲殊私特寢成
命

辭免兼修國史奏狀

周必大

揆才非稱聞命若驚切惟建官以六為先實尊載筆作樂以
一夔而足所貴專門若時聖代之信書方籍春卿之精識明是
非於五紀昭功德於四朝自非荀袁鴻鴈之行寧備遷固馬牛

之走如臣者今毫無取濫次有年紹興正是書林嘗參於編次
乾道躋於禁路復貳於纂修逮茲二入之榮厚甚九重之眷然
而叨塵數職懼力難勝度越宿儒隱心尤愧伏望陛下擴大明
而委照矜小技之知難成書專屬於名家虛次姑仍於舊貫免
令月素反滯汗青干犯宸嚴臣無任震悚俟罪之至

辭免兼修國史奏狀

真德秀

恭聆明詔有惕于中嘗聞先儒曾鞏有言以為唐虞有神明之
性微妙之德為二典者不獨記其事迹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
之蓋當時執簡持筆者亦皆聖人之徒也恭惟中興三聖揖遜
相承無愧堯舜豐功大業震耀古今必有名世之士知聖人之
意者然後能揚洪烈彰緝熙上媿典謨之盛如臣者才識非長

問學最淺昨在初元嘗與筆削莫措一辭今復何為再叨妙選况蜀之耆儒家擅史學承命修纂允謂得之豈容未智躡處其上用敢頓首以請伏望皇慈收回渙渥顯命耆儒總領厥事庶幾鉅典不日而成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

辭免兼修國史奏狀

真德秀

聞命惕然以榮為俱伏見先朝臣曾輩著論以為古之良史其明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足以適天下之用其志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史職之重若此而使臣者濫側其間竊恐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如昔人所謂也况臣切擢小宗見再控避兼官太史尤難冒居伏望聖慈併回誤渥所有省劄臣未敢祇受

辭免兼修國史奏狀

洪邁

恩輝狎至榮俱交中竊以史官之權從昔所重自四朝大典開院以來幾三十年臣二預編摩兩叨修纂初無才學識之三長以裨筆削爰自去歲蒙恩紀錄召從外郡俾續抽金匱石室之書賴聖學發揮竊窺至曠期年干茲行有汗青之望庶得少逃罪悔下天恩知今乃猥緣藻就陞厥次顯此重任願何以堪伏望聖慈矜存姑令仍舊其兼侍講一節更不敢輒辭所有兼修國史恩命臣未敢祇受

謝侍講兼修國史表

洪邁

七閩去朝久隔鈞天之夢一朝得覲重趨丹地之班仰戴鴻私俯慙駑鈍中謝伏念臣本無能解積有功禁路持荷蚤占榮於

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一
肩負大州剖符旋待罪於輔藩茂報毫分悵違顏咫尺敢謂壘封
之收召趨前宣席之對揚祿以真祠還其故步勸漢殿光祿之
講安用府儒纂周官石室之文復為太史拜訓辭之甚厚知符
任之益專自顧眷惠將何答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齊堯舜
仁奉祖宗下建武之詔書正兩恢張於治具數正元之朝士獨
憐流落之孤蹤肆垂齒錄之恩俾卒汗青之業臣敢不旁搜遠
紹廣記備言竊闕聖學之光明謹次舊聞之放失抱遺經而究
終始詎殫佔畢之勤藏名山而副京師實有遭逢之幸

辭免陞兼實錄院修撰狀

樓鑰

疊被恩榮深增戰灼竊以思陵在位著三紀之治功儒館修書
垂百王之憲則宜求良史以贊宏摹才不逮中職多共一北

門視草顧五技之已窮東觀濫巾曾一辭之未措知乍躡選曹
之長方將謝史筆之兼敢謂寵光進并論撰銓曹至允尚憂綿
力之弗勝髦俊滿前安用庸才之備數仰祈睿鑒遴選賢能庶
大典之速成免公朝之虛授

詩話

白衣充修撰

下謂與孫何齊名翰林學士王禹偁延譽於帝曰謂與何可使白
衣充修撰由此聲名籍甚禹偁嘗與詩曰二百年來文不振直
從韓柳到孫丁而今便合教修史一子之才似六經

六不與同修史

歷代沿革宋舊有修撰官紹聖初方改為脩國史以列曹尚書

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一
肩負大州剖符旋待罪於輔藩茂報毫分悵違顏咫尺敢謂壘封
之收召趨前宣席之對揚祿以真祠還其故步勸漢殿光祿之
講安用府儒纂周官石室之文復為太史拜訓辭之甚厚知符
任之益專自顧眷惠將何答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齊堯舜
仁奉祖宗下建武之詔書正兩恢張於治具數正元之朝士獨
憐流落之孤蹤肆垂齒錄之恩俾卒汗青之業臣敢不旁搜遠
紹廣記備言竊闕聖學之光明謹次舊聞之放失抱遺經而究
終始詎殫佔畢之勤藏名山而副京師實有遭逢之幸

翰林學士充之同修國史以待郎以下充之元國史院脩史之下有同脩史詳見國史門

古今事實

記歷代史

呂夏卿博覽強記而於歷代史尤該洽與修仁宗實錄同脩起居注東都事略

上長編要

李文簡公壽號巽巖時權同修國史得旨長編或有增損依熙寧脩三經義法至是上四十四百五十餘條又以一百六十八年事散在史冊一覽難周別為長編六十八卷總目五卷修撰專目十卷上曰卿宿德耆儒且在左右任史職言行錄

父子繼掌

宋綬字公垂仁宗朝同修國史後其子數求為史館修撰父子繼世掌史世以為榮焉東都事略又蘇頌以為五朝正國史二聖編年皆出宋敏求父子手筆亦儒者盛事聖朝事略

父子同典

李壽權同修國史先是子廔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校書著作父子同典史事措紳榮之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同修國史奏狀

洪邁

拜命稠沓拊心震兢切以史職至清儒流所重祖功宗德方資

潤色於無窮人禍天刑實懼照臨之在上願以四朝之大典萃於丁介之鯁生方辭撰述之除更員刪修之任矧一名之寵非侍從而不居乃兩日之間荷光靈之曲被尚稽牘免立見器盈伏望皇帝陛下特寢新恩禪仍舊貴博選立言之士來充抽室之官庶使羣庸獲逃曠敗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伏候勅旨

辭免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狀 洪咨夔

專官演語甫玷討論分直細書勿忽撰次蒙恩烏亦揣分毋營切以典謨所以記言春秋所以繼事六經不作三史相承馬遷辨而不華猶坐是非之謬班固詳而有體尚譏仁義之輕迨其下之紛紛徒所傳之譏謝知今修明三館之制揚厲累朝之休在國史則紀傳表志之纂裁在實錄則日月時年之編係欲成

萬世之典宜得三長之才豈臣罪狂可贊筆削伏望皇帝陛下亟收寵渥別昇擢髦必清墨之得人庶汗青之有日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狀

樓鑰

疊拜寵光伏增震慎切惟高皇帝中興之烈信遠邁於前王必如大史公實錄之書乃可傳於後世當求直筆仰贊宏摹如春惠遭世明盛自慚薄宦幸三入於修門雖點從班未一登於東觀為真詞掖方忝誤恩共一史官敢汗清選伏望皇帝陛下俯垂睿照改昇特髦使專掌於王言庶或逃於公論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

朱元晦

臣聞命震駭不知所為伏惟高宗皇帝中興艱難實同創業成

功盛德莫可形容。信史所傳。垂法萬世。宜得鴻博之士。執簡操筆。其間庶幾將來。有以考信。如臣固陋。才不逮人。白首章句之間。僅能略通訓詁。入侍經幄。已愧叨踰。至於蒐輯舊聞。勸成大典。自知寡陋。本非所長。况復病衰。心自俱廢。豈能冒昧疆所。不能塵穢簡編。以取咄誚。在臣非敢自愛。實懼仰貽聖朝之羞。

編修官

歷代沿革 宋太平興國八年。以楊文舉為國子監丞。史館編修。乾興八年。判館李淮。修撰宋綬。言修撰官只二人。望擇館閣。官二員充編修官。遂詔集賢校理王舉正。館閣校勘李淑。同共編修。紹興二十八年。修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差吏部郎葉謙亨。胡沂。校書汪徹。兼編修官。乾道四年。詔國史院添

置編修二員。五年。詔更添編修二員。元國史院同修史之下。又有編修官。

詩句 史筆應公諡骨羞

王建上韓愈詩

端笏朝光殿。歷稔朝雲。

陛詔刊延閣書。高議平津邸

王維詩

古今事實

更加清職

范文穆公成大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上令更加清職。遂兼國史院編修官。周益公集

不負公議

袁樞字機仲。為編修官。分修列傳。故相章子厚家。以同里宛轉。求釋其事。公曰。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可負鄉人。不可負天下。

後世公議時宰相趙鼎總史事歎曰無愧古人之良史游降撰行狀
范祖禹在書局分撰唐史考其成敗治亂得失之迹撮其機要
論次成書名曰唐鑑元祐元年上表進其書

修起居注

呂夏卿時修唐書以夏卿為編修官夏卿博覽強記而於歷代
史尤該洽與修仁宗實錄同修起居注東都事略

請同編修

劉恕為人強記於書無所不覽有史學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奏
請同編修同上

辟同編修

范祖禹字淳甫司馬文正公修歷代君臣事迹辟公同編修供

職秘書時王荆公當國公未嘗往謁王安國與公善嘗論以荆
公意公竟不往見

編成卷帙

李燾編長篇卷帙漸成蜀帥汪應辰乞下臨安府給筆札繕寫
藏閣公遂進宋初至治平二百八卷言行錄

修定事迹

李益能撰恭崇禮行狀重修神宗哲宗兩朝正史公奏神宗實
錄墨本元祐所修已是成書宋本蔡卞重修多所增損而元祐
史官語言不無失實乞將朱墨本參照修定哲宗實錄蔡京提
舉編修多是增飾語言變易是非殆非實錄之體乞於舊臣之
家訪求當時文字事迹參照上悉如所請本朝會要

古今文集

雜著

論史事劄子

周必大

臣以非才被命纂修四朝正史賴同寮協力哀類事實粗見功緒今當下筆之際事體尤難竊觀前朝國史雖是衆人分撰然當時案牘可以稽據是非可以詢問責成一手不至訛舛粵自南渡以來文籍殘缺往往搜求散軼者證同異若非參合衆智深慮不相照應抵牾者多臣嘗與衆議分手撰述每遇一志一傳成篇並冷在院官互相修潤庶幾首尾貫串體製歸一無思慮不周之患如合聖意即乞特降指揮以憑遵守取進止

古詩

觀永叔五代史

劉原父

大意晚有屬先生拔書彙是非原正始簡古斥辭費褒善傷獲麟疾邪記有蕃處心必至公撥亂豈多諱何必藏各山端如避羅蔚

寄永叔修唐書

劉原父

故人青雲客出入承明廬傳聞播六經絕筆獲麟初必復藏南山尚能訪隱居

請觀永叔五代史

劉攽

結繩去淳古文章被事業繽紛南山竹箴賦困簡牒大賢乃獨樂逸軌誰復躡爛然靈雷光四海俱燁燁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三終

諸院部
 記注院
 修起居注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四

諸院部

記注院

修起居注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歷代沿革周周官有左右史蓋今起居之本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任其後起居皆近侍之臣錄記也歷代有其職而無其官後魏始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會則在御左右記帝言及賓客訓教後又別置修起居注二人北齊有起居省至隋置為職員列為待臣與掌其事唐起居郎舍人掌錄天子起居

法度天子御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退而
書之季終以授史官貞觀中以給事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
或知起居事每仗下議政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于前史
官隨之其後又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
伏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下螭首執墨
皆即劫處時號螭頭敬宗李義甫為相奏請多畏人之知乃
命起居舍人對仗承旨仗下與百官皆出不復聞事務矣長
壽中宰相姚璹建議仗下後宰相一人錄軍國政要為時政記
月送史館率推美讓善事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郎猶因
舊制敕稍稍筆削以廣國史之闕起居舍人居記言之職唯
編詔書不及他事太和中詔入閣日起居舍人具紙筆立螭

頭下復貞觀故事宋公唐制起居郎隸門下起居舍人隸中
書號小兩省官皆為虛名不典本省事而典職者自號修起
居注凡一人天子御正殿記注官不侍左右唯朝會對立於
香案前常日則更番通直於崇政殿延和殿行幸則從上出
入皆所以書言動熙寧初詔諫官兼修注者因後殿侍立諫
奏事起居郎舍人掌記天子言動御正殿則俟於門廡外使
殿則侍立行幸則從太朝會則對立於殿下螭首之側凡朝
廷命令赦宥禮樂法度損益因革賞罰勸懲群臣進對文武
臣除受及祭祀燕享臨幸引見之事四時氣候四方符瑞戶
口增減州縣廢置皆書以授著作官六年詔左右史分記言
動七年詔通英閣講讀罷有留身奏事者許侍立紹聖元年

中丞黃履言所奏或于機密難令旁立亦止元有記在院掌記言動置修起居注

羣書要語天子元端而居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記玉

藻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謹言行昭法式也左史

記言右史記事前藝文志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廟有

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書善惡

成敗無不存焉後漢荀悅傳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

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左傳序國

史明乎得失之迹詩大序莊二十四年曹劌曰君舉必書書而

不法後嗣何觀春秋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

之史賈誼政事疏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禮春官

史官掌修國史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代之

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興廢之政皆本於起居六筆載螭坳初

察制左右置史職聯兩省同上執筆殿陛言汝記除范祖禹

制左右史官號為要地手刊策書足以明枉直之効密侍殿陛

足以觀進退之詳樂城制理筆記言才光東觀唐許公集書易

理形記事於仙室文選王元長詩序

詩句名高二俊上官立右螭傍陳石山寄張舍人官清立在金

爐北仗下歸眠玉殿西姚合寄周起居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

猶得在蓬萊元微之誇白樂天

古今事實

曰柱史星

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四

東一星曰柱史主記過古左右史之象也晉天文

稱左侍極

柳玘為左史其著序訓自稱左侍極柳玘家傳

操筆亦堦

鄭重曰記注操筆亦堦下其書為後世法不可用黨人職林

對仗承旨

唐永徽已後左右史惟得對仗承旨下後謀議皆不得預聞

姚璿請撰時政記百官志

執筆螭頭

唐鄭朗字有宏官起居郎文宗謂宰相曰云時朗執筆螭頭下筆臣退上謂朗曰適所議論卿記錄未吾試觀之朗對曰臣

執筆所記便名為史故事不可取觀帝曰朕恐平常閑語不關理體垂諸將來切以為耻異日臨朝庶幾稱改何妨一見以誠又唐又宗勅左右省起居齋紙硯及筆於螭頭下記言記事六典

置札玉階

開成末韋絢自左補闕為起居舍人時楊嗣復已除起居舍人於殿下先奏曰左補闕韋絢新除起居舍人未中謝奏取進直帝領之李珪招而引之絢即置筆札於玉階欄檻之右疾趨而置詞拜舞焉嘉話錄

善惡必書

劉允濟為著作郎修國史嘗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臣賊子俱

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本傳

君舉必書

唐杜正倫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正倫曰君舉必書言存於左右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換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宗大悅本傳

不聞觀史

唐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記錄何事得觀之不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為檢識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親自觀史上曰朕有不善卿必

書之耶遂良曰臣子當載筆君舉必記本傳

不當觀史

魏晉文帝時為舍人帝索起居注晉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不主不可觀向者取觀史氏為失職陛下一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為史乃止魏晉傳

邇英立侍

宋講讀官侍邇英者皆立每問事則眾人齊對頗紛紛乃詔皆坐唯當講讀者以次立而記注亦坐石且言奏記注官當立侍邇德音以詳記錄不可坐遂令立侍長編

延英入侍

至和中知制誥賈黯言延英召侍臣講讀其諮訪之際動閣政

體乞令修注官待閣中會要

綴兩省班

熙寧八年范百祿奏令修起居注則綴兩省班知諫院糾而不與長編

兼諫院職

熙寧二年四月刑部郎中秘閣校理同修起居注陳襄兼起居舍人知諫院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官范純仁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會要

途特用詢

唐詢言執政純用科名人修起居注非故事未幾修注闕仁宗途特用詢會要

無以易乘

初修起居缺中書擬人而彭乘在選中上指乘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無以易之及召見諭曰卿先朝舊人又補外未嘗自言對曰臣生孤遠自量其分敢過有所望耶上頗嘉之仁宗實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起居郎廳壁記

洪邁

兩省之官十有二唐制也今散騎常侍缺由諫大夫而下別為諫院同門而異戶惟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起居實同省其員亦十有二渡江以來蓋損三之一然亦未嘗備也給舍以法從為職凡紫微黃門之政無論大小實書之實行之其未聽者得

以告而言之兩起居日侍殿上備顧問皆各一時清切要言然
去來姓名不謹於掌故四十年間已泮散不可攷邁兄弟前後
四入省舉致志焉邁去右史五年而復至乃竟成之獨建炎年
時為不整敘感太具所來及所去官始存之合為百六十有八
人其重至三至者二十有三人今廊廟五公皆從吾省于青雲
而直上異時莫盛焉權官不書獨紀南陽公所以尊宰相重吾
省也題各成又請淵東相公太隸表其上

辭免除起居郎狀

吳永叔

漢號自天震窮無地伏念某孤遠之士空疎之才八年鴛鴦之
行屢陪天仗三載鳳凰之掖密邇禁庭既聯甘泉法從之班復
珥翰林供奉之選幾華塗之徧歷恐小器之易盈所以兩上

祠之章一伸補外之請欲退閑而反進求汰夫而復遷至近九
章莫業二史點蠅頭之木必茹咎千古之胸捫柱下之星心奄
貫百家之學苟非俊傑曷稱選掄况直言未罄於玉前而陳典
遽升於帝左倘冒居於寵數將沓至於煩言古事問高仲舒方
欲力解中書之職八瑞有鄭仁表豈宜疊叨記注之榮敢望公
朝別咨時彥仍以籲天之前疏遂其補外之私情上無濫恩下
亦知止

辭免起居舍人狀

真德秀

其竊惟古者設載筆之官分記言之職推原本指蓋以人主出
言之善不實治亂榮辱之樞機遴選端良實在左右操觚執簡
有聞必書庶幾非道不言納君德於無過之地薦是任者不其

重歎伏念其才弗適時學未聞道徒以文墨淺技發攝禁林首
尾四年漫云無補循名責實擯斥乃宜遽蒙誤恩權典記注維
昔先正宗上猶多力辭不敢輕任顧如庸陋乃可冒居況今賢
俊布滿周允論德較能最在人後伏望朝廷特賜敷奏俾其姑
仍舊署少追謹呵精擇名儒以重螭陛

律詩

贈起居田舍人

杜甫

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
函近御筵曉箭追移青瑣闥晴窗點檢白雲篇楊雄更有河東
賦惟待吹噓送上天

寄劉起居

姚合

九衢寒霧歛雙闕曙光分絲仗迎春日香烟接瑞雲珮聲清漏
間天語侍臣聞莫笑馮唐老還來謁聖君

寄裴起居

千官曉立爐烟裡立近丹墀是起居彩筆專書皇帝語畫成幾
卷太平書

寄右史李定言

姚合

纒歸龍尾含雞舌更立螭頭運兔毫間闔欲開金漏盡冕旒初
坐御香高

寄左省張起居

鄭谷

含章復記言清秩稱當年點筆非常筆朝天最近天
寄左省韋起居

鄭谷

風神何蘊藉張緒正當年端簡爐烟裡灑臺御案邊

事類彙編 卷之二十四 八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五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諸院部

集賢院

歷代沿革唐開元十三年召學士張說等宴於集仙殿於是改殿為集賢殿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卒相一人為學士知院事常侍一人為副知院事又置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元宗嘗選耆儒日一人侍讀以質史籍疑義至是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學士等官元和二年復置集賢校理四年置集賢員御書院學

士直學士如開元故事永泰時勅臣罷節制無職事皆侍制
于集賢閣下凡十三人宋太平興國二年始建崇文院昭文
館集賢院皆總為崇文院紹聖二年勅改集賢院為直秘閣
集賢院學士為集賢殿修撰元置集賢院有大學士

羣書要語掌刊緝經籍凡圖書遺逸賢才隱滯則承旨以求之

謀慮可施於時著述可行於世者考其學術以聞凡承旨撰集

文章校理經籍月終則進課於內歲終則考最於外新唐百官志

詩句東壁圖書府西垣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張燕

公詩

古今事實

集賢有八

貞元中集賢學士甚眾會詔問神策軍建立之由相府討求不
知所出諸學士悉不能對乃訪於蔣乂乂微引根源甚詳悉宰
臣高郢鄭珣瑜相顧曰集賢有八矣翌日詔兼判集賢院事乂
祖環開元中弘文館學士父將明集賢殿學士父子代為學士
儒者榮之

學士加大

唐李泌為相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泌建言學士加
天始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
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

酒酣賦詩

開元十三年因奏封禪儀注勅學士等賜宴於集賢殿上制詩

序羣臣賦詩上於坐上口詔改為集賢殿特新進櫻桃上令遍
於席上散布各令諸官韻羣臣賦詩并出彩羅令擲雙六頭子
得重彩者分之宴訖賜銀盤雜彩有差

餞送賦詩

賀知章拜集賢院學士後以年老上表請度為道士歸鄉里詔
許之上親製詩序令所司供帳百司餞送賦詩序別仍拜其子
典設郡會為朝奉散大夫本郡會稽司馬待養知章時以羸疾
昏耄輦而往到會稽無幾者終鄉里榮之

稽古之力

王廻質開元十年拜集賢院學士仍侍讀廻質山東宿儒褐衣
召拜既入侍讀仍令侍皇太子讀書及壽王通孝經賜束帛酒

饌及床褥衣被等物廻質坐床上羅列所賜物金吾奉歸其家
里巷觀者如堵家人迎門歡譟皆歎曰稽古之力信不虛也

寄宿之所

南唐徐鉉為虞部員外郎專掌集賢院曰此銳意群集不復問
家事嘗言集賢院即是吾家指所居曰此寄宿之所爾

賜錢充食

唐開元中賜錢二千貫文以充食本時院內供擬稍厚中書舍
人陸堅亦充翰林供奉每日入院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所司
祇供優厚將為糜費嘗謂人曰此何益國家空致如此費損將
建議請一切罷之燕公明之曰書聞自古帝王功成理定則有
奢縱之戒或造池臺或耽聲色豈如今日聖上崇儒重道親自

講諷刊校圖書許延學者今日麗止即是聖主禮樂之司永代
模楷不易之道也所費者小所益者大陸子之言未爲達也上
聞其言堅之恩養漸成初也

賜贊褒美

張燕公等因獻賦詩上各賜贊以美之○張說德重和鼎功踰
濟川詞林秀逸翰苑光輝○徐堅校文天祿論經上庠業詞究
麗雄辨抑揚○賀知章禮樂之司文章之苑學優藝博才思高
遠○趙冬曦白簡端嚴青史良直清詞雅韻博覽強識○康子
元才識清遠言談幽秘四科文學六書仁義○侯行果洪鐘作
叩明鏡不疲蒐彖係象動中威儀○韋述職參山甫業纂玄成
六藝述作四始飛英○敬會真名乃會真迹惟契道振衣講習

臨廷振藻○趙玄默才比丘明學兼儒墨敘述微婉講論道德
○東方顯地遊天祿門嗣滑稽三及足用六藝斯齊○李子釗
千木流度指樹貽芳諷諫遺闕啓發篇章○呂尚族茂飛熊才
方班馬考理篇籍抑揚風雅○毋與軒轅之任諫諍之職聞詩
聞禮有牙有識○謀去泰才光於晉價重於張州縣斯屈文翰
尤長○咸廩業郁郁高文英英博識持我刑憲是稱諒直○余
欽文章兩瞻才術兼美思在窮經專學舊史○孫季良蓬山之
秀共閣之英雄詞卓傑雅思縱橫○尋勅善寫真人貌學士等
欲畫像書贊於含象臺亭屬車駕東行竟不果

臨日講易

開元十一年詔學士侯行果等每日侍讀周易其後皇太子奏

請講周易上謂人曰吾更選一明易而有各行亦無出於侯行
果者又冷行果隱曰為皇太子講易

燕飲賦詩

時又頻賜酒饌學士等燕飲為樂前後賦詩奏上凡數百首時
院內既有宰臣及侍講屢承恩渥賜以甘瓜綠李及四方珍異
燕公書曰東壁圖書府西垣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
當時詞人稱羨

父子相次

徐嶠授集賢院直學士即散騎常侍堅之子父子相次為學士

父子代為

同前集賢有人注

持授全給

宋皇祐四年知汝州資政殿學士吳育以疾乞盡落學士之職
只守本官權領西京留司御史臺仁宗曰聞吳育以力學損心
以成此疾且吳育又行方為人之師表比欲召歸講席以備顧
問而亟有此請宜特從之又曰若止守本官則俸入差減所特
授集賢院學士以就全給宰臣等對曰陛下知育之深待育之
厚亦足以勵孤陋饒淳之輩天下聞之孰不知勸

古今文集

古詩

集賢院即事

裳 衮

穆穆上清居沉沉中秘書金鋪深內殿石磴淨寒渠花樹臺斜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二十一

五

倚宮烟閣半虛縹囊披錦綉翠軸捲瓊瑤墨潤冰文象香銷
字負雀巢雙遊處聰芳十載餘北朝榮庾薛西漢盛嚴徐侍講
親華辰微吟步綺疎綴簾金翡翠賜視玉蟾蜍

奉和常舍人集賢院

司空曙

藹謫鳳凰宮蘭臺王署通官附三臺貴儒開百氏宗司言陳兩
命侍講發堯聰香捲青編內鈔分綠字中綴籤從太史鏘佩揖
羣公頽謝徵文並鍾裝直事同

和送赴集賢院

徐堅

崇文德化洽新殿集賢初肩非參高選首濫承明廬

昭文館

歷代沿革 後漢有東觀魏有崇文館宋有玄史二館南齊有摠

明館有士林館北齊有文林館後周有崇文館皆著撰文
史鴻聚學徒之所也唐武德初置修史館九年改為弘文館
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著書者二十四人隸館
習書出禁中書法以授之其後又置講經博士儀鳳中置詩
正學士校理圖籍武德後五品以上曰學士六品以上曰直
學士又有文學直館皆他官領之神龍元年改曰昭文館以
避孝敬皇帝之名二年改修文館景雲中復改為昭文館開
元七年又改為弘文館宋建隆復改為昭文館初以昭文館
隸于門下省後以昭文史館集賢謂之二館皆以宰相兼領
太學士昭文館亦置太學士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六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諸寺部

太常寺

歷代沿革 太常寺古之秩宗 周曰宗伯 秦曰奉常 漢初曰太常 惠帝更仍秦舊 景帝中元六年復為太常 其屬官有太樂 太祝 太宰 太史 太卜 太醫 均官都水 諸廟 寢園 令長丞 有雁 太宰 太祝 五時 各一尉 博士皆屬焉 後漢省太宰 均官都水 雁 太祝 五時 各一尉 凡十官 魏建初更仍秦舊 黃初元年復為太常 晉增置協律校尉 梁加寺字 又置總章校尉 北齊置卿

少卿各一人其屬有博士協律郎八書博士等負統諸陵太廟太樂衣冠鼓吹太祝太史太醫鷹獵太宰等署隋高祖因之置博士四人協律郎二人奉禮郎十六人統諸署煬帝罷太祝署唐太常寺卿一人少卿二人龍朔元年改曰奉常寺咸亨元年復舊武后光宅元年又改曰司禮寺神龍元年復舊凡藏太饗之器服有天府御衣樂懸神厨四院宋初太常寺皆以禁林之長主判而禮院自有判院同判院祥符中別建禮儀院輔臣王判而兩制為知院天禧末罷知院天聖中省禮儀院康定元年置判寺同判寺並兼禮儀事元豐正名始專其職焉元祐詔太常寺置長貳中興併省寺監獨存太常又命太常兼宗正紹興復隆興元年詔光祿寺併歸太常

寺兼領丞一員罷元太常寺掌禮樂郊廟社稷之事有卿少卿丞博士太祝奉禮郎協律郎等官兼領太廟郊社諸陵太樂四署

羣書要語谷臺類要禮寺唐志禮院杜牧之行杜濠制太常王者旌旂也畫日月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奉持之故曰奉常後改為太常尊大之義也漢書師古注太常在六曹尚書之下與尚書丞郎同幕次謂之尚書裏行職略太常實禮樂之司劉夢得集居九寺之先冠九列之首六帖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漢之太常是也周禮春官注漢制總羣臣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太常藏天子之旅常職林

古今事貫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二十六

二

太常寺

唐有四院

唐制藏太饗之祭服有四院。一曰天府院藏瑞應及伐國所藏之寶禘祫則陳于闕庭。二曰御衣院藏天子祭服。三曰樂懸院藏六樂之器。四曰神厨院藏御廩及諸器。

宗名三班

太常寺舊在興國坊今三班院是也。春明退朝錄

尚書裏行

崔日知遷太常以歷年久每朝士參集常與尚書同列時人號為尚書裏行。唐書又宋朝太常在六曹尚書之下與尚書丞郎同幕次謂之尚書裏行。李昉談錄

禁林王判

太常寺宋初以來皆禁林之長王判而禮院自有判院同判院禮樂之司

太常定禮樂之司非儒者勿履。劉禹錫傳

聲樂之司

本寺禮儀聲樂之司官屬亦妙選才也。兩京記

太常卿

歷代沿革命伯夷作秩宗夔典樂周春官太宗伯掌天神地祇人鬼之祀即太常卿之任也。秦曰奉常掌宗廟禮儀漢初改曰太常以列侯忠孝敬謹者居之秩中二千石武帝建元元年制太常職典天地兼掌宗廟。後漢太常卿一人掌凡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贊天子以社稷郊時事重職尊在九

卿之首魏晉宋齊皆置梁天監七年象四時置十二卿太常
宗正司農為春卿後魏太常與光祿勳衛尉為三上卿位從
一品下北齊太常為寺置卿一人隋因之唐太常卿一人正
三品龍朔二年卿曰正卿宋元祐官品令太常卿正四品元
仍古制太常寺置卿一人以少卿丞等官為之貳

羣書要語

宗官周禮春官注上卿蜀耆舊傳九卿之首漢官解

詔常臣司宗

楊雄太常箴太宗伯凡祀大神祭太祗而卜日宿

詔太號治其太禮詔相王之太禮若王不與祭則攝位周禮太

宗伯掌六樂同上翼翼太常實為宗伯崔駰箴太常總禮樂之

政兼伯夷后夔之事棗城趙君錫制陪尚省之衣冠則容臺之

禮樂大乎公主表太常不是卿秘書不是監以其職品清重非

他卿監比也李昉談錄太常卿位任特隆學冠儒林藝通禮樂
者可以居之職負令

詩句寵新卿典禮會盛客徵文白居易賀王侍郎新拜太常正

名推五字貴士仰三珪權德輿酬太常閣老遷官平生兼周禮

投老奉龍旂張文潛除奉常有感

古今事實

始起朝儀

前漢叔孫通為博士羣臣飲酒爭功或拔劍擊柱叔孫通說上
曰願採古禮與秦儀雜就之於是遣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
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蕪野外習之月餘會長
樂宮成諸侯皆朝謁者引以次入殿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

恐肅敬無敢謹許失禮者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拜
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

稍定儀法

漢惠帝即位乃從叔孫通為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
法皆通所論著

不畏強禦

張渙字然明拜太常立節可否之間強禦不敢奪也該覽羣籍
古今詳備續漢書

不事權貴

杜業有才能遷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
難經仇仇

劉愷論議常引正大義諸儒為之語曰難經仇仇劉太常後漢書

德行堂堂

刑顯字子昂時人稱德行堂堂刑子昂文帝以為太常魏志

子傳父業

栢榮子郁傳父業亦為太常初榮授朱普學四十萬言多浮辭
省定為十一萬言由是有栢榮君大小章句後漢傳

親導母輿

崔邠字處仁為太常卿初上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私第
去相親導母輿都人榮唐本傳

不諧為妻

周澤為太常清齋遇疾妻憐其老闔內問之澤大怒以為子齋

送詣獄吏爭之不聽語曰居世不諧為太常妻一旦不齋醉如泥

先入見母

北齊趙彥深拜卿不脫朝服先入見母晚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此北史

對中華殿

令狐德棻為卿高宗坐中華殿問王霸孰先德棻對以任德任刑為政以清心簡事為本帝悅厚賜之唐書

起望省樓

崔日知恨不居八座為太常卿起樓與尚書省相對人謂之崔公望省樓國史纂異

還第攝事

晉太常王寶啓府舍窄狹不足移家母鍾年高違離靡寧乞還第攝事詔從之

臨軒作樂

蔡謨拜太常咸康四年臨軒謨奏臨軒宜有金石顯宗納焉臨軒作樂自此始晉書

改按樂章

王涯字廣津文宗時拜太常以樂府之音鄭衛大其欲聞古樂命涯詢於舊工取開元雅樂選樂章按之各曰雲韶樂樂成獻於梨園亭上悅

振起廢禮

唐元載秉政疎忌楊綰奏為祭酒天下清議益歸於綰乃遷綰為太常充禮儀使以郊廟禮久廢綰振起之

清貧守分

和洽為太常清貧守分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加賜穀帛魏史

風流繼軌

宗卿清重歷選所難漢晉已降莫非素範辭爵則相郁張奮讓對則丁鴻劉愷潘尼父之文雅純深萃表之從容退嘿自此迄茲風流繼軌以巨况之曾無等級梁陸倕代表

驅千乘車

魏王朗遷太常行陵赤車千乘又唐太常表西京置二十二列首冠金吾東漢有二十九人多遷王愨戴玄冕之七旒驅赤車

之千乘初學記

設九部樂

封敖為太常卿故事太常始視事庭設九部樂

東面九賓

相榮為太常上幸太常府榮東面而坐設九賓後為五更祿終厥身東觀漢記

御衣一襲

後漢楊賜拜太常詔賜御衣一襲

絳服佩玉

魏晉太常卿皆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

布被瓦器

事類彙編新集 卷之二十六

趙典為太常雖處上卿而布被尾器者舊傳

類禮十篇

魏鄭公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十篇帝美其書

修禮百卷

宋治平修禮書成百卷名曰太常因革禮初歐陽修同判太常寺奏禮院文字散失請差官編修嘉祐張洄奏用姚闢蘇洵編纂至是成書職略

奏濮安典禮

范鎮傳英宗卽位中書奏請遵濮安詔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鎮時判太常寺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稱皇考然議者尤非之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

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言行錄

議溫成廟制

韓維知太常禮院先是溫成皇后立廟用樂公上疏乞詔有司議廟制有不如禮者一切裁去以明陛下不私後宮之意

誤行黃道

陳彭年於禮文尤所詳練常設太常卿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復詰問筆談

感諷兩官

劉敞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上初卽位有疾皇太后臨朝疾愈乃歸政適有小人言二宮不歡諫者或訐而過直公謂當以義理感諷兩官時進讀史記至堯投舜以天下公因陳說舜至側微

堯禪以位非有他道惟其孝友之德光于上下上知其諷諫也
慈壽聞之亦大喜言行錄

獻璇官圖

宋太常寺音律官田琮以上所謂九絃琴五絃阮並協律以璇
宮相生之法書為圖以獻上善之

論講官坐

劉放鼎寧初知太常禮院會建言講官願得坐講下太常議放
曰侍臣侍天子應對顧問日討論不可安坐自若避席立語乃
古今常禮時議者不一卒如放言東都事略

儒怯改除

趙宗儒為卿太常有師子樂非會期不作幼君荒誕教坊牒取

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宰相以為事在有司執守合不關白
以宗儒儒怯不在事改太子少卿唐書

祠禱見寵

王與專以詞解中帝意有所禳祓大抵類巫覡肅宗立遷太常
卿又以祠禱見寵

古今文集

雜著

謝再除太常卿充禮儀使表

高郢

累歲守藩每馳心於魏闕一朝聞命得備位於周行上慙叨忝
之深下慰違離之思臣其中謝臣聞秩宗之任典司三禮奉常
之選班列九卿前古已來用人為重非有望實不宜謬居臣昔

叨此官已為負乘之懼今復再歷信增濡翼之憂况專職禮儀
別蒙委遇明時大禮方奉郊禋末學謏聞何微損益飲永斯切
俟駕塵違螻蟻之微無階報國犬馬之戀但喜歸朝

謝除太常卿表

權德輿

統和神人典司禮樂臣實庸非謬叨寵榮臣其中謝臣以書生
凡輩懦薄無堪生遇昌期累膺爵秩四掌誥命五居列曹遂叨
禮卿乃佩相印竟無微效上答皇明自罷宰司再復宗伯旋忝
保釐之任屬當憂寄之時淮甸多虞周郊接壤上勞聖慮下輯
戎師臣不敢愛身不敢避事頻抗手疏備陳物宜无拔肺肝莫
識忌諱自承詔旨許募新軍實使懦夫增氣輒思仁者有勇
修器用招集驍雄每竭一心敢有二事陛下憂臣不逮全度特

深出於殊私遽降新命沐浴皇澤從容大僚量功無庸此身何
幸况太常者伯夷叔孫通之職臣豈其人五六年間再居此地
感恩知懼循分難任

監祭使廳記

柳宗元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
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
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待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太
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祠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
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實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
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秩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
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專於天地示有尊

事類彙編卷之二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一

也不肅則無以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敬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且粢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廚鐘鼓笙琴瑟夏擊之樂篳篥綴兆之數必具于庭內樽彝鼎洗俎豆醴尊之器必潔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咸引數其實設箬朴于堂下以修官刑則羣吏莫敢不備物羅秦積于几上以嚴天憲而眾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於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

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豕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闕余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于時者必復而上董而正之於是始為記求於簿書得為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重修太常寺記

樓鑰

禮樂一也舜命伯夷作秩宗典朕三禮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無他言也命夔典樂教胄子而及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夔亦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又曰

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一十一禮書

夏擊鳴球以至鳥獸踳踳蕭韶九成鳳凰來儀何樂之詳也三
 禮之書樂亦在焉而名書皆以禮春秋掌邦禮而大司樂以下
 屬焉則夷夔之任已歸于一矣為樂設官十餘自中大夫而下
 府史胥徒凡一千三百餘其間上中下瞽至二百人既瞽又三
 百人而舞者衆寡尚無數抑何其備也孔子之時禮樂之闕其
 觀於周而歷聘諸國志固在於行道未始不切切於二者故問
 於老聃問於萇弘止於論語一書求之執禮固所雅言而言樂
 為尤衆至聞韶而不知肉味且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所
 感深矣與入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說者或不知此章之
 意蓋鄉人邦國所用之外樂歌多失其聲有聞歌而善必使再
 歌之所謂和之者又得此一詩之聲矣太史公知之言三百五

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
 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豈苟云乎哉自太
 師韋適齊至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亦多不得其說擊而下皆
 樂工散之四方夫子謹志之如有欲用則皆知其所之殆所謂
 樂失求諸夷者邪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夫人而能知之至於移
 風易俗莫善於樂焉可不求其故哉今又幾二千年禮既多廢
 樂尤失之皇朝累聖非不講明所謂禮者尚可求之簡冊一時
 鉅公論樂甚盛卒不可以復古蓋其本亡矣樂之本在聲無知
 之者而力求於尺度秬黍之末為可歎也近世陳氏兄弟禮樂
 二書流傳於世禮尚可考樂亦各與器而已耳高宗嗣曆庶事
 草創而卿列不以一日廢道駐蹕錢塘以法惠僧寺東偏隙地

書文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後書卷之二十一

為勅令所又街之東則為容臺尚不足以盡設禮樂之器遇開
 習則列宮架於法惠寺中紹興三十一年少卿王公普始請易
 地會勅局中廢遂遷焉中為寘清堂耽耽夏屋於是為稱法惠
 既廢為懷遠驛又以為臺諫官舍勅局再建於寺之舊處而容
 臺不移於今五十年矣梁棟墮圯日有覆壓之虞卿少公闕嘉
 定二年崇慶張君鈞為主簿已歎其不可居既丞曹監又轉而
 承於此時司農太府俱舍嘗以趨新或謂亦可遷矣君曰此禮
 樂之司庭宇宏敞位置崇嚴不應輕棄矧盜泉勝母古人所避
 不若因而增葺之請于朝度材於天邑凡而叢費取其貲而親
 出納之都下之煩未吏曹之謾欺一切痛革之手賦工直察其
 勤惰惰者至執朴以扶勤者或釀酒以勞百堵皆與眾役藉勸

始於三年之仲冬明年三月八日告畢用工二千五百有奇而
 內外堅鞏丹堊輝華於舊有加而無不及觀者駭歎謂工於營
 私者未必如是之敏且辦也發地得泉石刻各曰觀音且言飲
 者可以愈疾猶是法惠之舊濬而溢之泉甘且冽結亭其上扁
 以汲古皆不在調度之數而且其大有不足而反因樽節之有
 方餘錢二十萬歸之府中而寺有勳臣畫像及書籍歲久脫落
 又欲為一碑未能也府帥將作監王君相復以為助今皆如所
 圖不愆于素而求記於某自念老矣豈復為文頃歲嘗叨薄止
 博士少列之命二以家諱而改除終不得進退周旋於其間茲
 喜寺之新因君之請又欲以平日所聞者自見故弗辭君飽學
 工詞章沈嘿靜重號蜀士之秀而克勤小物乃如此漢之什邡

劇邑也。辨治有餘力。今日尊理官寺。朝論翕然稱之。每言前後
同寮協力以濟登茲。不自以為勞。其言曰。今之天下。雖不易於
為。而於其尚可為之中。卒至於不可為者。意其無不息之誠。且
不能充是心以徃故也。君之所存者如此。宜乎見諸實用者有
此也。寺無他碑。乾道七年黃公鈞為壁記。謂後世以儀為禮。以
聖為樂。其於聖賢之道遠矣。惟儀與聖。又皆因陋就寡。非六
經之故。蓋豈誦其言而歎息。今鐘鼓玉帛具在。而官寺又備矣。
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者。可不求其彷彿於古者乎。

熙寧太常祠祭總要序

楊傑

宋朝歲祀天地五方帝神州宗廟大明夜明太社太稷太一
宮。賜蜡為大祀。文宣武成風師雨師先農先蠶五龍為中祀。壽

星靈星中雷馬祭。司寒司中。司命司民。司錄為小祀。凡太常典
禮少府共服。詔光祿共酒。齊黍稷果實醢醢。將作共明水明火。
太府共香幣。太僕共牛羊。司農共豕。且有司應命人或為之。驛
然熙寧四年冬。詔以諸寺監祠事。隸于太常。所以肅奉神之禮
也。太常初置。王簿傑首被命。至局之日。寺監羣吏各執故習。惛
然不知祭酒之職。事傑乃集諸司所職為旁通圖一卷以示之。
於是上知其綱。下知其目。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郊廟羣祀
煥然易明。有司百執各揚其職。職事相聯。罔不修舉。命曰熙寧
太常祠祭總要云。

太常劄子

張孝祥

恭惟陛下。祇見郊廟靡愛。圭幣懷柔。百神獨聲。詩之薦。未稱明

事類彙編

卷之二十一

禮部

德伏觀太常所奏樂章第其篇敘則有詳略之不同稽之文義則或違悖之弗協三歲之祝祠四時之常祀率用此也而習熟所傳有司弗議臣甚懼焉恭惟真宗仁宗是始親制薦享樂章所以申景鑠宜至和假三靈之驪者炳然與日星較著而當時輔臣翰奉詔而作者亦皆依未光垂典冊雅頌所編不足道也臣愚欲望聖慈深詔適臣凡取太常樂章更定篇次標列部分具以奏御陛下萬幾之暇用列聖故事擇宗廟郊禘親祠所用駮發慮患肆筆而成其餘分命大臣與兩制儒館之士一新撰述良為成書下之太常以俟來歲郊祀奏焉庶幾中興追繼前

律詩

贈太常卿張均

杜甫

氣貌神仙迥恩承雨露低相門清議衆儒術大名齊軒冕羅天關琳瑯識介珪通籍踰清瑣亨衢照紫泥朝詣方一展班序更何躋

太常少卿

歷代沿革 周小宗伯少卿之任 秦漢無聞 後魏太和初置少卿

一人 後周為小宗伯景明初少卿為第一清選明禮樂兼天文陰陽者為之 隋置少卿一人煬帝置一人 唐武德置一人貞觀置一人龍朔改為奉常大夫 宋少卿無職事以為階序品秩元豐正名始有職掌元祐元年呂純禮為少卿御史論門蔭得官不可任奉常於是外補中興建炎二年詔太常少

卿一員兼宗正少卿元太常卿之下亦置少卿

羣書要語介卿左傳君之卿佐同上小宗伯詔相祭祀之小禮

凡太禮佐大宗伯賜卿大夫士爵則備小祭祀掌事如太宗伯

之禮周禮俾居列卿之副公是行呂務簡制太常貳卿尤為高

選臺自侍從多出此途曲阜制參河海之亞類聚官儀亞河海

之重胡文恭行制亞秩象河揚億代表奉常貳卿白集除李常

制且參親廟之業以稱且榮之遇曲阜制

詩句帝命詩望且將壇登禮樂卿杜牧送崔少卿鎮夏州素尚寧

知賈清談不厭貧溫廷筠

古今事實

識鑄于樂

曲阜

魏斛斯徵字士亮博覽羣書尤精三禮兼解音律自魏雅樂廢
徵博采道遠始備又樂有鑄于者或自蜀得之皆莫識徵見之
曰此鑄于也北史

唐太宗辨阮咸作

元儋景雲中授少卿行中以系出跡跋根史無編乃撰魏典二

十篇學者向之有入得銅器似琵琶人莫能辨行中曰此阮咸

所作也雅樂家遂謂之阮咸

增損雜樂

韋萬石上元中遷少卿當時郊廟樂調及讌會雜樂皆萬石與

姚玄辨增損之時人以爲稱職

參定雅樂

張文收善音律太宗將創制禮樂召文收於太常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

余為清卿

齊太常少卿袁聿修巡省河南兗州刺史邢劭與聿修故舊嘗於省中呼聿修為清郎至是送紬為信聿修不受與劭書曰瓜田李下古人所謹劭報書曰昔為清郎今為清卿矣職官分紀

使教女樂

唐太宗使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樂伎不進數被議王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修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謂之不

諷讓中令

薛稷遷太常少卿會鍾紹為中書令稷調使讓因入言於帝曰紹京本胥史素無才望今特以勳進師長百僚恐非朝廷具瞻之美帝然之遂許讓中令

請置太祝

宋鮮于侁字子駿元祐初為少卿會罷太祝侁言神考釐定官制太常設奉禮太祝難廢咸乞復置仍請自朝廷選有學行者授之職詔從之

同判太常

呂公著嘉祐中同判太常寺數言濮王在殯請燕北使毋用樂輟上元遊幸廢溫成廟多見聽用言行錄

同知禮院

張載字子厚號橫渠先生嘉祐三年登第熙寧二年賜對除崇文殿校書同知太常禮院

錫瑞錦

唐馮定字介夫為少卿文宗每聽樂詔奉常習開元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定總工樂閱於庭定立於其間文宗以其端凝若植問其姓氏文宗因吟其送客西泣詩錫禁中瑞錦詔悉所著以上遷諫議大夫

賜金紫

宋英宗賜少卿孔叔暮金紫叔暮以勞當遷上不欲以卿監當筦廬之務故有賜後以為例分紀

古今文集

雜著

太常少卿聽磬記

獨孤及

太常掌玉帛鐘鼓等威文物以報本乎天地神祇人鬼凡吉凶宿軍嘉之禮唐虞謂之秩宗周謂之宗伯秦謂之奉常漢謂之太常其掌一也後魏太和十五年始建少卿官少小也用別二卿大小之序亦猶宗伯有小宗伯列國有上卿下卿郡有守丞亦位亞一等以少參長而佐其成務焉故事自御史中丞給事中中書舍人遷秩為亞卿者必於是司故官因職雄地以人貴餘少卿不敢與太常齒廣德中上尤審官注意禮樂其選也以能不以資以恩澤不以勞謂李公卿材也是用超拜公將以忠孝敬慎肅恭神人且懋其官府政令俾無不恪方議酌前賢之

遺塵而損益之乃瞻屋壁所記漫滅於是夏五月己丑皆姓而
名之使如珠之貫肝衡指顧儼若對面且賢者吾得而師之不
賢者吾遠而改之賢遠乎哉既進牘然後命博士河南獨孤及
為之志

太常寺丞

歷代沿革奉常秦官有丞漢多以博士議郎為之蓋五禮六樂
所自出也後漢諸丞皆掌行禮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歷代
皆有之唐因隋太常丞從五品下凡享太廟則修七祀于兩
門之內分判寺事宋皇祐中詔特差近上知禮官一員兼丞
事李泌之請也建炎三年省紹興三年復置元太常寺亦置
丞於少卿之下

羣書要語丞於奉常參總禮樂之事南豐擬制擢丞禮樂之司

胡文公行王丹制入丞樂卿丁寶臣制丞諸樂卿替我邦禮

珪制奉常禮樂之司丞博士實參論議選用之重非他事比曲

阜集周秩制

詩句臨風曲臺淨對月壁池寒權德輿贈柳博士兼太常暫輟

清齋出太常重獲詩卷赴甘棠自太常丞授工為詩劉禹錫送

王司馬之陝州

古今事實

上言得失

前漢谷永數上疏言得失

決定疑議

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六
忠孝三車

陶覆之為丞凡宗廟疑議多所決定時人為之語曰定禮決疑問陶覆之陶氏家傳

懷嫌不去

韋弘為丞父賢以弘當嗣大常職掌陵廟煩劇多過敕弘自免世本懷嫌不去官及賢疾篤弘坐廟事繫獄分紀

居官不遷

陳文惠公堯佐居官不妄進取為大常丞十三年不遷言行錄

記東夷曲

唐天后時李嗣真聞東夷二曲一遍授胡琴彈之無一聲遺忘

復太廟制

范希純為太常丞舊制太廟薦享逐室設常食一牙盤元豐四

年奏罷之希純奏請復舊制易其名曰薦羞東都事略

詔閱工器

紹興十一年時大樂久廢詔大常丞周執羔輯舊聞閱工器而

樂始備中興系年錄

首論聖學

李浩孝宗即位以太常丞召至闕首論聖學以為人主務學則其餘嗜好無間而入矣曾自李狸撰行狀

銅印墨綬

後漢諸丞皆掌行禮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皆銅印墨綬晉宋銅印黃綬齊梁墨綬

介憤早衣

事類彙編 卷之二十一 晉宋九卿置丞進賢一染冠介幘皂衣

太常博士

歷代沿革 秦官漢叔孫通為博士定禮制博士掌通古今負多
至數十人後漢置十四人魏晉時掌引道乘輿王公以下應
追謚者則博士議定之歷代皆有隋四人唐因之甚為清選
從七品資位與補闕同掌撰五禮儀注按三公三品以上功
過善惡為之謚太禮則贊卿導引乘輿贊相祭祀定謚謚及
祥瑞之事宋祥符中置博士二員後四員元豐正名初除何
洵直博士掌講定五禮儀式有改革則據經審議凡於法應
式考其行狀撰定謚文有祠事則監視儀物堂凡贊道之事
與書丞簿而太常博士如故紹興九年諫議大夫曾統言

祖宗朝太常博士四員今見一員添置一員隆興元年從王
大寶等議併省博士一員元太常寺亦置博士

羣書要語 曲臺博士稍試汝能 曲阜行呂希純制 特陞司絕之

屬 胡文恭行呂待問制 從司絕之相禮 行吳紳制 抱墓相儀 行

劉夔禮制 典絕儀於禮閣 行景融制 典相儀禮贊道乘輿 行章

峴制 資淹中之學 講野外之藁 同上 稍遷禮閣有贊道乘輿之

榮 行蔣秘制 儀最典司 行許立制 曲臺贊相之儀 並胡文恭行

解賓王制 訓禮曲臺 夏英公行王正倫制 漢時謂博士為禮官

亦有稱禮官大夫者晉中興博士之職端委佩玉朝之太典必
詢度焉 通典 博士掌辨五禮之儀式奉先王之法制適變隨時
而損益焉凡大祭祀則與卿以導贊其儀 大典 朝廷禮制或損

事類彙編新集 卷之二十一 禮制 博士

益有疑中外謚法或褒貶不決博士皆得正之自集鄭函制又
太常博士定謚法掌儀注兩京雜記開元中以太常禮儀聲樂
之司屬亦擇才博士尤為清雅雍洛靈異錄

古今事實

博士入相

崔龜從詔曰博士重官也由此選者繼登三事而又並時同位
者相望元和初權德輿李吉甫同在相位長慶中竇易直在中
書杜元預提印使西蜀今僕射相公始與鄭文簡公肅中與韋
公琮同居中書余復叨重委因志所同以遺它日亦以知博士
之選為重焉時令狐綯父楚亦以博士入相時人榮之
郎中兼職

裴道通古今祀儀為太常博士及至郎中每兼其職職林

明練典故

李吉甫貞元為博士年尚少明練典故

參綴典儀

張薦貞元中帝親郊時更兵亂禮物殘替薦參綴典儀略如舊

條次新禮

王彦威淹識古今典禮求為太常散吏補檢討官彦威采隋唐
禮條次彙分號元和新禮上乃拜博士又職林云為曲臺新禮
二十卷又採元和已來王公士民氏祭喪葬為續曲臺禮三卷

舉修墜典

柳子厚為陳京慶復行狀云公為博士舉死禮修墜典

改集禮院

令狐綯守兵待同平章事其日南省上事故事迭上而同列必先集於少府監時白敏中崔龜從皆為太常博士至相位欲榮其舊署乃改集太常禮院因改為集禮院龜從手筆志其事

撰明堂儀

韋叔夏撰立明堂儀注衆咸推服分紀

獲黃鐘樂

李嗣貞為博士訪獲黃鐘衆樂遂和

造方域圖

呂才為博士造方域圖

專戎府檄

南唐高越遷博士淮上兵起召賜金紫俾專戎府檄書九國志

詳曲臺儀

令狐楚曰叔孫通起帝典於枹鼓之中自此以還鴻生碩儒若賈誼董仲舒公孫弘稀不以此進元帝詔丞相御史明於古今通達國體故為博士今行能在臣右者知其班未祿寡莫不以博士為愧臣獨以為榮詳曲臺之儀法致庶僚之功行太常三卿始蒞事博士無參集之禮晏公類要

增換樂律

呂才貞觀時祖孝孫增換樂律不能決温彦博曰才天悟絕人聞見一接輒究其妙王珪魏徵稱才製八十三枚與律諧契撰進禮書

事類彙編卷之二十一

元祐五年太常博士陳祥道以所撰進禮書精密給事中范祖禹言其精密過於聶崇義詔兩制詳之通略

榜逐胥吏

陸且為博士寺有祀生孟貞一作禮史久於其事凡吉凶六儀

祀官不能達率訪貞倚以倨橫元和冊皇太子貞參議偃蹇

且榜逐之胥吏失色

追補容典

商盈孫僖宗時為博士時喪亂後制度凋紊追補容典皆盈孫

折衷又昭宗將謁郊廟有司不知樂懸制度盈孫按周法以數

正陰陽書

呂才累遷太常博士太宗病陰陽家所傳書多繆偽淺惑世益

拘畏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訛共加刊正擬可用者為五十
二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行天下才於持議儒而不

進清曉圖

米友仁進楚山清時圖既退賜御書畫扇各一遂除春官外郎

人以為榮九朝要略

直謚文禮

王唐正字剛中為太常博士朝廷懲創王氏邪說之禍會故相

韓儀公忠彥請謚公引儀云熙寧初闢近臣坐講之請有功各

教直謚文禮讀者皆竦而韓氏子乃以故事未有以禮為謚者

改封衍聖

謂宰相求易宰相以謂公公不為改呂東萊集

祖無擇遷太常博士至和二年詔封孔子孫宗原為文宣公無
擇言唐開元中謚孔子為文宣王又以其後為文宣公是以祖
謚而加後嗣也遂改封宗原為衍聖公東都事略

引誼固爭

唐紹為博士中宗時始郊祝欽明知章后能制天子欲迎誼之
即奏以皇后亞獻安樂公主終獻紹以為非禮引誼固爭詔禮
官議衆曲意同徇將欽明紹獨抗言不可諸儒壯其節

據禮以對

德宗親郊柳冕攝博士據禮以對天子嘉異

議建七廟

尹知章遷太常博士中宗建言以涼武昭王為七廟始祖知章

議武昭遠非王業所因乃止

請為別廟

陳正節遷太常博士元宗奉昭成祔虞不室而欲肅明皇后并
安焉正節奏言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太
妣之德并配虞宗肅明皇后既非子貴宜在別廟周人奏夷則
小呂以享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穆故特立廟曰閼宮晉簡文帝
鄭宣皇后不配食築宮于外以歲時致享肅明準周姜嫄晉宣
后納王別廟時享如儀於是留王儀坤廟詔隸太廟毋置宮又
與博士蘇獻上言虞宗於孝和弟也按賀循說兄弟不相為後
商盤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元帝
晉懷帝繼世祖不繼惠帝故陽甲孝成出為別廟又言兄弟共

世昭穆位同則毀一廟有天下者從禰而上事七廟者所統廣故及遠祖若容兄弟則上毀祖考天子不得全事七世矣請以中宗為別廟大裕則合食太祖奉虞宗繼高宗則裸獻承序詔可並唐書

奉詔楷書

崇寧中米芾為太常博士奉詔以黃庭堅小楷字作千字文以獻九廟要略

從祀替導

和峴字晦之疑之子也授太常博士從祀南郊替導兼輿進退閑雅太祖謂近侍曰誰氏之子何相禮之明辨乎左右即以峴閱對尋拜刑部員外郎兼掌太常寺太宗實錄

議郊祀禮

唐裴守貞真授博士高宗將封嵩山詔禮官議射牲守貞曰據周禮因語郊祀天地自射其牲漢武帝封泰山令侍中儒生射牲至於餘祀無射牲之文唐書

去孝弟字

崔龜從太和為博士最明禮家公華時享宗廟敬宗祝版稱皇帝孝弟乃去其孝弟從之又稱九宮皆明室不容為大祠詔皆可其議九宮遂為中祠職官分紀

太祝

歷代公華周建天官先六太祝下太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辭以祈福祥秦奉常有太祝漢景帝中元年更名祠祝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二十六 二十六

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廟祝後漢太祝令一人六百石凡國祭祀掌讀祝及迎送神宋北齊皆置隋高祖置二人煬帝罷太祝署而留太祝八員屬寺後又增為十人唐開元減置八人宋元祐官品令太祝從八品元置太祝於博士之下因舊制羣書要語太祝掌六祝之辭曰順祝年祝吉祝化祝瑞祝筮祝以事鬼神祈福祥也周禮天官

古今事實

好學溫良

陰猛好學溫良稱於儒林以郎遷太祝令

奉禮郎

歷代沿革後漢太鴻臚有治禮郎四十七人後齊鴻臚寺司儀

署有奉禮郎二十人後周有理禮中士下士各一人隋太常
有奉禮郎十六人統郊社太廟諸陵煬帝減置六人唐二人
從九品上掌朝會祭祀君臣之版位武德中改為治禮郎置
四人永徽復為奉禮郎開元二十二年減一人宋元祐令從
八品元天常屬亦置此官

古今事實

古今文集

協律郎

歷代沿革漢武帝時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後漢亦有之至魏武
帝杜夔亦為之晉改協律校尉宋齊亦有其官梁太常屬官
為協律校尉後魏有協郎北齊二人隋唐因之宋元祐令從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七

八品元太常屬亦置此官

羣書要語掌和六律六呂以辨四時之氣八風五音之節凡大樂鼓吹教樂則監試之為之課限凡播聲過聲及凶聲慢聲皆禁之使陽而不散陰而不集剛氣不怒柔氣不懼暢於中發於外以應天地之和若祭祀享宴奏樂于庭則升堂執麾以為之節制舉麾鼓祝而樂作偃麾戛歎而樂止唐大典

古今事實

善新聲

前漢武帝時李延年善新聲以為協律都尉

識舊樂

魏武帝平荊州得杜夔知音識舊樂以為協律郎

太廟署令丞

歷代沿革周有守祧之官掌先王之廟漢太常屬官有諸廟令

長丞後漢高廟令世祖廟令各一人主守宗廟按行掃除無

丞丞大廟令一人領齋郎二十四人隋唐無闕宋別置太廟

后廟官闈內各一人以內侍充後改以內侍充隸以本宗

元置署隸太常有令丞各一人

古今事實

古今文集

郊社署令丞

歷代沿革周人建國左宗廟右社稷祭天於南郊之圖丘就陽

位也祭地於北郊之方壇就陰位也故有典祀中士二人下

士四人以時而祭則徵役於司隸師其屬而修除之秦漢魏
晉並置大祝令丞宋有明堂令丞掌宗祀五郊之事唐有太
祝及明堂令梁太常卿統明堂大祝等令丞北齊太廟令丞
兼領郊祠崇虛二屬水郊祀掌五郊羣神崇虛掌五獄四瀆
神祀後周有司郊上中下士各一人隋太常統郊祀署又置
門僕齋郎唐郊社署令各一人掌五郊祭祀明堂之位祠祀
祈禱之禮丞為之式宋嘉祐元年置命將作監主簿石祖元
為之元祐令正九品元置署隸太常有令丞各一人

古今事實 闕

古今文集 闕

諸陵署 令丞

歷代沿革周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
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漢太常屬官有
諸陵令元光元年分諸陵邑後漢每園令丞各一人令秩木
百石晉隸太常梁改曰陵監後復為令班第一品第九後
周守陵每陵上士一人隋諸陵每陵令各一人唐因之開元
二十五年諸陵廟隸宗正天寶十一年隸太常後改獻昭乾
定橋五陵署為臺并令為五品上至德二年復隸宗正永泰
元年隸太常大曆元年復隸宗正後唐應順元年詔特置陵
臺令丞各一人宋元祐令陵臺令從六品元置署隸太常有
令丞直長等官又置提點山陵使及副使

古今事實

為茂陵令

漢司馬相如為茂陵令

古今文集

雜著

陵令箴

漢胡廣

昔在皇業葉イテ葬野衣新禮非極哀不樹不對居棺即周虞夏攸增壞不毀庸奢不害生是謂皇極百皇此經故厚不可始薄不可王孫乃眷西漢爰矩孝文陵臣司墓敢告守人

提點山陵

羣書要語

詩句草草山陵職事厭厭罷相情懷

章子厚為永泰

山陵使專權有曾誕敷作詞略云

古今事實

擅移抵罪

雷允恭擅移永定陵皇堂而謂此之朝廷命呂許公與曾蕭公乘傳按視盡得其迹及允恭等盜沒金寶以萬計狀聞抵允恭罪而謂罷相

上疏求去

宋韓魏公嘉祐末以翊戴功輔英宗既為永昭山陵使事畢而上不豫公先自上疏云自有唐至于五代山園使事訖求去今先帝已耐廟而臣時為山陵使事恬然不能援故事去位則是不知典故天下且謂臣何神宗再三留之臣家不出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二十六

三十一

大樂署

歷代沿革 周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樂舞教國子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又有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至秦漢奉常屬官有太樂令丞又少府屬官有樂府令丞後漢太常樂令一人秩六百石魏復為太常令丞晉元帝併下鼓吹太常有太樂令丞齊梁因之又別領清商水及有庫丞陳因乏後魏太和間置太樂博士北齊置令丞後周有司樂上士中士隋令丞二人唐因之武德後置內教坊于禁中永徽元年改曰雲韶府以中宮為使開元二年又置內教坊于蓬萊宮側有音聲博士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優雜伎自是不隸太常開成二年改曲法所處院曰仙韶院元置令丞隸太常

羣書要語 掌徒樂凡國祭祀掌請奏樂及太享用樂掌其陳序漢書 掌教樂人調合鍾律以供邦國之祭祀享宴丞為之武唐大典 宮商角徵羽職在太樂 漢律歷志 陶唐五帝設為六樂 揚雄太樂令

古今事實

應圖識

明帝永平十二年曹褒奏尚書璇璣鈴日有暈漢德微作樂名天詔改太樂令丞以應圖識續漢書

正雅樂

魏黃初中以杜夔為太樂令使正雅樂時散騎侍郎鄧靜差詠雅樂歌樂師尹相能君宗祀之典舞師馮肅曉知前代諸舞夔

與創定遷協律都尉

教官伎樂

成帝成和中詔太樂令戴綬教官使樂賜米百石布二十疋起居注

古今文集

雜著

漢官考太樂令注

徐筠

按周官大司樂中大夫一人而屬于禮官之宗伯古者取士必繇乎學其教之也必先乎樂太司樂學官也掌成均之學政樂非會鐘鼓而教亦必非佔俾之謂而已自漢以後射策決科之學勝博士弟子負徒以區區之文為黜陟之令雖同領屬于禮

官之太常而大司樂不復與聞學政專治樂事所謂樂德樂誥非復先王之舊矣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六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二十六

三十一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六

大理寺卿 大理古司刑官也 舜命皋陶作士正五刑 孔安國曰 理官也 周官為司寇 晉文公使李離為理 秦置廷尉掌刑辟 有正左右監 漢因之 景帝更名大理 武帝復為廷尉 宣帝置 左右廷尉 平哀帝復為大理 取天官貴人之字 曰大理之義 後漢復為廷尉 郡國讞疑皆處當以報 魏復為大理 復改廷 尉以世官為之 而郭氏尤盛 郭氏自弘後數世傳 法律子孫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七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諸寺部

大理寺卿

歷代沿革 大理古司刑官也 舜命皋陶作士正五刑 孔安國曰 理官也 周官為司寇 晉文公使李離為理 秦置廷尉掌刑辟 有正左右監 漢因之 景帝更名大理 武帝復為廷尉 宣帝置 左右廷尉 平哀帝復為大理 取天官貴人之字 曰大理之義 後漢復為廷尉 郡國讞疑皆處當以報 魏復為大理 復改廷 尉以世官為之 而郭氏尤盛 郭氏自弘後數世傳 法律子孫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七

至廷尉者七人 梁為秋卿加卿字曰廷尉北齊復為內之卿

隋為大理寺 **唐**因之卿一人少卿二人龍朔二年改為詳刑

寺咸亨復武后光宅元年改為司刑寺神龍復卿一人掌鞫

獄定刑決諸疑獄 **宋**大理寺以朝官一員或二員判寺事一

員兼少卿事建隆二年以工部尚書竇儀判寺事 會要故事

臺省長官兼判公事得言判某官事如晉朝尚書左丞崔視

兼判太常卿事是也若止言寺事則其屬丞正並可行之竇

儀兼判太常寺又兼判大理寺事皆一例也 **凡獄訟之事隨**

官司決効不復聽訊但掌斷天下奏獄送審刑院詳訖同書

以上于朝熙寧九年神宗謂國初廢大理獄非是以問係洙

洙對合旨於是下詔以京師官寺凡有獄皆繫開封府司錄

司及左右軍巡三院囚逮猥多難於隔訊又暑多疫死因緣

留滯動涉歲時稽叅故事宜屬理官可復置大理獄天下奏

案刑部審刑院詳斷置卿一少卿二丞四官制行左斷刑右

治獄各五案 左廳斷刑日詳刑詳讞宜黃分簿奏表右廳治

獄日 左推右推寺案知雜檢治卿掌折獄詳刑鞫獄之事凡

職務分左右天下奏劾命官將校及太辟囚以下以疑請讞

者隸左斷刑則司直詳事詳斷丞議之正審之若在京百司

事當推治或特旨委勘及係官之物應追究者隸右治獄則

丞專推鞫蓋少卿分願其事而卿總焉建炎二年併省寺監

而大理如故省卿而斷刑治獄少卿各一員 **仍唐宋舊置**

大理寺掌審斷天下奏案凡刑獄之事以大理卿為之長

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七

羣書要語帝曰臯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

宅三居惟明克允書彙典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

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大禹謨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

輕功疑惟重臯陶臯陶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文子大理曰大棘

鄭氏談綺大理掌折獄評刑鞠獄之事初學記凡聽五刑之訟

成獄辭史氏以獄成告於王王聽之正獄成告於大司寇聽之

棘木之下注正周卿師之屬竹刑棘署三尺記王制又聽獄於

棘木之署白氏六帖以五聽察其情一曰氣聽二曰色聽三曰

視聽四曰聲聽五曰詞聽以三慮盡其情一曰明慎以讞獄二

曰哀矜以雪冤三曰公平以鞫庶獄六典舜命臯陶刑惟明允

漢尊定國道在寬仁六帖漢用平允任先張釋魏推明察選在

鍾繇官尊九寺位重三章並同上大理寺專獄并視刑書我

國家生人之司命也元微之行表重光制榮加天寵職察雲司

必能利用文明哀矜庶獄陳子昂為司刑卿讓官表邈矣臯陶

翊唐作士設為犴狴九則允理如石之平如淵之深三槐九棘

以質以聽理臣司律敢告執獄後漢崔德正箴天降五刑惟夏

之績亂茲平人不回不僻楊雄廷尉箴矧古士官為今理寺典

干庶獄糾是羣司歲表類

詩句上卿才大名不朽蚤朝至尊暮求友高適宴大理寺卿

古今事實

石奢守法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者公正好義王使為大理於是廷有殺人

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七

者奢追之即其父也遂反於廷曰殺人者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馳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命之上之慮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斧鑕刎頸而死于庭新序

李離伏罪

晉文公時李離為大理過聽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當死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也非子之過也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吏議位受罰為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無罪臣之罪當死遂伏劍而死
以稱朕意

唐臨累遷大理卿貞觀八年問獄囚係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唯二人合死上怡然謂曰昔東宮卿已辜朕以嚙昔相委故授卿此任然為國之要在用法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稱朕意唐史

曲盡人情

隋楊汪守大理卿帝將親省囚徒其時計囚二百餘人汪通省寃審朝而奏曲盡人情帝甚嘉之

久在廷尉

國初劇可久拜大理卿性沉毅方正在廷尉四十年用法乎允以仁慈稱分紀

超拜侍中

唐文宗時李德裕為相...

唐文苑英華卷之二十一

張文瓘兼大理卿至官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者無怨言文瓘有疾繫囚相與齋禱願其視事當時咸稱其執法平恕比戴胃焉拜待中大理諸囚一時慟哭其感動人心如此

奉法持正

鄭善果為卿奉法持正風績顯於公卿

持法明審

范說為卿持法明審並職林

戴胃據正

唐戴胃為大理卿犯顏據正多處法意隨類指擿言若湯泉

唐卿非冤

唐臨遷大理卿高宗親錄於囚前卿所斷者悉號呼稱冤臨所

入者獨無言帝怪問狀囚曰唐卿所斷既非冤濫所以絕意爾得賢為盛

唐朝以來有劉德威張文瓘唐臨為大理卿設官之重得賢之盛人到于今稱之白集大李同制

治獄見稱

王殷為大理務在寬恕與鍾繇以治獄見稱同上

無阿朕意

唐貞觀八年上謂大理竇誕曰法官卿為之長也朕以至公臨天下法之所行無捨親昵卿當保所長棄所短無阿朕意以虧憲典本傳

誠在至上

唐文苑英華卷之二十一

劉德威為大理卿。太宗問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其過安在？德威奏言：誠在王上，不由臣下。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云：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無辜失出，則便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之所致耳。太宗然之。
更遺衣食

唐張道原拜大理卿，何稠士澄得罪，籍其家屬，賜羣臣。道原曰：禍福何常，安可因已之泰，利人之否，取其子女以為僕妾，豈仁者之心，皆捨之一無所取，更資以衣食遺之。

不樂法家
元澹遷大理卿，不樂法家，因謝所居官。天帖
比漢于張

唐徐有功曰：身為大理，人命所懸，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安，時人比漢于張。並唐書

稱同于張

晉潘岳楊荊州誄曰：惟此大理國之憲章，聽參羣臣，稱侔于張。初學記

不受贓錢

向敏中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錢，乞賜法吏敏中引鐘離意委珠事，獨不受。國史

不賀獄空

李浩大理奏結獄，上顧輔臣曰：棘寺當得剛正如李浩者為之，已而卿闕，上曰：無易李浩。遂除大理卿，故事寺獄空，上表賀，公

事類彙編 卷之二十一 五 律書堂刊

言類聚新集
獨不奏
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刑法論

楊廷秀

臣聞古之立法不惟懲天下之已犯亦以折天下之未犯蓋已犯之必懲未犯之所以必折也是故懲之者法之義折之者法之仁義行故其仁不窮仁行故義不數仁義相有而不相無此法之利也後之法非無仁義也利未見而害先焉者義數而仁窮而已義不可數數則民怨仁不可窮窮則民狎狎則犯者衆而刑者數然則刑至於數者不生於刑之數而生於仁之窮民至於怨者不生於怨其刑而生於狎其法今夫民之情固喜溫

而惡寒欲涼而畏熱也然冬不寒夏不熱則民病而死矣人知夫法之仁也不知夫狎之而死也是故愛極者恩之所從銷寬甚者猛之所自起古之聖人其法初不及後世之備也惟使不仁之窮而民之狎也是以法立而刑不試後之法蓋詳且密矣然文詳而舉之也略網密而漏之也疎天下之民窺其略也則知其詳必至於不舉習其疎也則知其密必至於甚漏知其不舉則犯之也易知其甚漏則犯之也頻刑安得不數而民安得不怨哉嗟乎求用刑之疎者必至於用刑之數求天下之喜者必反以得天下之怨理固然也然則所謂舉之略而漏之疎者何也一日法不執而多為之歧二曰法徒設而自廢其禁罪莫大於殺人罪至於殺人何以議為也則亦殺之而已漢高帝如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二十七

七

總序

此其寬仁也。入關之初，欲結天下之心，如此其堅也。欲除秦法之苛如此其銳也。而其與民約法，亦曰殺人者死，帝不以爲疑，民亦不以爲誦，何則？上下皆使其當然也。殺人而法不從，孰不相殺，以至於大亂哉？此豈所謂當然，而天下何便於此也？故雖高帝欲取天下之速，而不敢宥殺人之罪，以誣天下之心。雖秦民之苦於秦，而不以高帝之不宥殺人爲帝之虐，然則古之立法之意可知已矣。而今之法不然，殺人一也，則有曰盜曰鬪之目焉，則有曰故曰謀曰誤之別焉。曰盜曰謀曰故者，法之所必死也。曰鬪則死生之間也。曰誤則生矣。果誤也而殺入也，又况所謂誤者，未必誤，而所謂非謀非故者，未必非謀非故也。何則？法不執而更可賣，吏可賣而民可遁，有司取其獄而讀之曰：此

真誤殺也。不知夫吏之竊笑也。此之謂法不執而多爲之歧。夫民之所以畏法者何也？非畏法也，畏刑也。法不用則爲法，法用之則爲刑。民不犯則爲法，民犯之則爲刑。是以畏之也。有法而不用，不如無法。何則？無法則民未測其罪之所當，有法而不用，則民知其法之不足，忌有法而民不忌，是故布之號令，不曰號令，而曰空言。垂之簡書，不曰簡書，而曰文具。法至於爲空言，文具是無法，賢於有法也。古之法始乎必用，而終乎無所用。今之法始乎不用，而終乎不勝用。夫法不求民之入，而拒民之入者，也。古之法民不入也，不招以入，而民之入也，不縱以出。夫惟不出，是以不入。故始乎必用，而終乎無所用。今之法有曰誣人以罪而不實者，罪之以其罪，自大辟以降，皆是物也。而用法者不

然以一夫之片紙而與大獄鞠大罪也卒之所謂大獄者初無
獄之可與所謂大罪者亦無罪之可鞠上之人則俱釋之而已
矣受誣者至於破家亡身而誣入者其極不過杖而遣則奸民
何憚而不屢誣善良以求利也哉獄訟何時而可清也故始乎
法不用而終乎法不勝用此之謂法徒設而自廢其禁蓋人有
野於宅而盜於防者其始峻其牆而止出於一門又從而衛之
以兵非以制其出者也以制其入者也夫是以盜不敢過未幾
而慮夫樵牧者出入之迂也則鑿其東而門焉又鑿其西而門
焉門多且徑而不能皆衛也則至於有門而不為焉門多且徑
則盜從其徑者而入之矣有門不為則羣盜掉臂而入矣法不
執而多為之收孰不從其徑而入哉法徒設而自廢其禁孰不

掉臂而入哉臣願朝廷詳慮而審處之如殺人者不宥此法不
可以更議而誣訴者罪以其罪此法可以必行議其所當議而
行其所不行則成康不式之事雖未易致也而漢文幾措之風
其猶可及也歟

鳥巢大理寺獄戶賦

韓 鉉

皇帝恩霑庶類道格玄功化覃於萬國之間苛慝不作鳥巢於
園扉之內囹圄知空足驗時清可知刑措蒼鷹莫鷲寧懷獄吏
之憂疎網無加豈有虞人之懼定國徒美於詳明何施善政治
長不罹於縲繼豈見銜冤

大理少卿

歷代沿革

後魏置少卿

北齊及隋因之

唐置

一入宋

以朝官

下

負兼少卿事神宗置大理獄少卿二員以蹇周輔揚汲為之
分左斷刑右治獄元豐初循唐制歸百司獄于大理周輔首
選為少卿建炎中與省大理卿而少卿二員如故元仍唐宋
舊置大理少卿

羣書要語遷少大理韓文屈居亞列未副羣情同上參典之官
南豐擬制貳正之選同上除韓晉卿

詩句佐棘竟誰同因思證聖中事雖亡復報理合有陰功

古今事實

行若登仙

唐倪若水開元初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為少卿過州若水
餞于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為騶未幾入為

戶部唐書

薦為宰相

張柬之傳武后它日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
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非用之乃授司刑少卿唐書

真為長者

鄭利用餘慶從父兄也真長者由大理少卿為御史中丞後由
中丞為大理卿

妙選正人

唐太宗謂侍臣曰大理之職人命所繫當妙選正人用心存法
無過戴胄者乃以為少卿唐新語

所守公法

唐徐有功轉司刑少卿皇甫文備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
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常階公於歿今生之何也對曰兩所
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

緝論撼木

隋高祖禁惡錢有一人在市以惡錢易者上令斬之緝曰此人
當杖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
乃止

孫諫走馬

孫伏伽轉大理少卿太宗嘗馬射上善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
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以此言之天下之主不可履險乘
危明矣竊聞陛下猶自走馬射獵娛悅近臣竊為陛下有所不

取也此祇是少年諸王之所務豈得既為天子今日猶行之乎
陛下雖欲自輕其奈社稷天下何太宗覽之大悅

執法一心

隋趙綽為少卿時刑侍辛直嘗衣緋視上以為厭蠱將斬之綽
曰據罪不當死上怒將斬之對曰執法一心不可惜死上入良
久乃釋之賜絹二百段

有司常典

源師煬帝時為大理少卿帝出顯仁宮敕衛士不得輒離所守
有二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師據律當從帝令斬之師
奏曰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常典或
宿衛近侍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並隋書

論情免死

更部尚書長孫無忌不解佩刀入東上閣門封德彝議以監門校尉不覺當死無忌罰銅二百斤戴胄駁曰若論其誤則為情一也而生死頓殊敢以尚請上嘉之竟免校尉死

論獄無冤

戴胄論刑獄事皆無冤濫參處法意至析秋毫隨類指摘言若湧泉一無遺慮帝益重之

司刑平反

徐有功為少卿時周興來俊臣等羅織天下衣冠近族者數千百家有功司刑平反者不可勝紀時人方于定國

執論守正

崔昂兄元暉位宰相先是酷吏誣籍數百家元暉開陳其枉宋璟劾張昌宗不執事元暉頗助璟及有司正張昌宗罪而元暉弟昇為司刑少卿執論太辟兄弟守正

請崇寬簡

唐韓瑗武德初為大理少卿受詔掌定律令瑗言於高祖曰官吏至公自當奉法苟若徇已豈顧刑名請崇寬簡以允惟新之望高祖然之於是採定開皇律行之

當示大信

戴胄遷大理少卿犯顏執法者甚多時有託資蔭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賣獄耶胄曰法者

布太信於民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責於法此忍小忍存太信也若阿念漢信臣為陛下惜之帝大感悟

秦莫搖動

太和四年大理少卿崔杞奏大理寺即陛下守法之司一定之制不可搖動若朝示而暮改同罪而異刑則人何所措其手足

續通典

號為明習

仁宗時陳太素權大理少卿又判大理寺號為明習法令

議頗近厚

宋少卿王表多稱長者上謂宰執曰表以淳朴治獄既要人情

又不可檢刻張守曰表雖法科議刑頗近厚 言行錄

持以明恕

呂忠穆公願浩為相上謂宰執曰昨日大理少卿元袞面奏朕戒以持法明恕願浩曰惟明克允乃用刑所先也

古今文集

大理寺正

歷代沿革 正周卿師之屬秦置廷尉正一人漢廷尉正監及平謂之廷尉三官秩千石梁服獬豸冠銅印墨綬第六品隋煬帝增置六人唐置二人龍朔改為詳刑大夫光宅中為司刑後復故掌議獄正科條凡丞斷罪有不當者則以法正之掌參議刑辟詳正科條之事宋神宗復置大理獄後置寺正元

豐五年刑部奏乞分評事司直與正為斷司丞與長貳為議
司凡斷案先上正看詳當否論難改正然後過議司復議建
炎併省斷刑治獄寺正各置一員元仍未舊置大理寺正

群書要語成獄辭吏以告于正王聽之王制鷄鳩作士雖參聽
棘之言詩公集爾其明羽刑書往正寺事初察制儀刑典獄惟
明克允除葉預制正於理官參贊為重南豐制

詩句古風真往哲雅道濫朝聞治獄威豪右銷時賴典墳大理
正任章和江淹擬古章寄來詩垂印銀棘庭持斧相臺綱范成

送大理正攝御史詩

古今事實

南土秀望

晉顧榮字彥先以南土秀望累遷廷尉正

寺中二絕

宋世軌為廷尉少卿蘇軾之為正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軾之
視表見裏蘇世軌人以為二絕北史

何家陰德

何氏家傳云比于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妻已有老姥
謂比于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家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
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于子孫佩佩殺者當如此自汝陰徙
于陵代為各族分紀

顧協清嚴

顧協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料襦與之懼其清

嚴不敢啓口南史

黃霸持平

漢宣帝聞黃霸持法平召為正數決獄廷中稱平

比于濟活

漢張湯與何比于同時為寺正湯持法深而比于務仁慈數與
湯爭所濟活者千數

罪有所疑

魏司馬芝遷大理正有盜官絹置都廁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
獄芝曰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賊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
綜必致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太人之化也
不夫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

祖從其議魏志

推察得情

蘇瓊為廷尉正時畢義雲為御史中丞以猛暴任職理官忌憚
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得情雪者甚眾寺署臺按始自於瓊也
北史

上應正論

唐王志愔為大理正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不立則人無所禁
竊見大理官負多不善法以縱罪為寬恕以守文為苛劫遂上
應正論以見志唐書

奏明律令

魏陳琳橋玄奏琳明律令徵拜廷尉正

魏陳琳橋玄奏琳明律令徵拜廷尉正

魏陳琳橋玄奏琳明律令徵拜廷尉正

魏陳琳橋玄奏琳明律令徵拜廷尉正

魏陳琳橋玄奏琳明律令徵拜廷尉正

持法平允

宋范旻質之子也判大理寺正持法平允太宗實錄

議獄平允

孔承恭遷大理正議獄平允權判大理少卿南豐制

諸寺部

大理寺丞

歷代沿革晉武寧威寧中因曹志上書請廷尉置丞隋改為勾檢官唐置丞六人掌分判寺事正刑之輕重宋神宗復置大理獄丞四員命少卿舉官元豐五年命莫若陳等九人為大理寺丞始自朝廷差官也舊制斷刑寺丞六員建炎三年減二員治獄寺丞減二員元仍唐宋舊制大理寺丞

群書要語前為廷丞察獄詳刑頗聞敬謹白集行薛元賞制

茲廷尉設屬惟良爾通敏有稱宜丞寺事初察制宜丞棘路胡

又恭行皇甫采制往丞法卿張子諒制丞理官張靖制進丞

法局徐仲容制進丞郭京制稍遷丞才總制用除棘路

之丞往治竹刑之書王尹制擢丞京司典治刑呂湜制治獄

之丞尹立制往司李法之讞李偉制黃帝李法見漢書胡建傳

進丞卿讞晏詹制擢任法卿之丞蔡司刑讞之典並胡文恭行

毛維藩制法卿貴丞公是行暢均制往贊廷理符穆之制

古今事實

生歿所遇

唐杜景佺徐有功為司刑丞與來俊臣侯思止同理獄人稱之

事類彙編

卷之二十一

十五

律法部

日遇徐杜必生遇來侯必死唐書

生必不離

胡元禮自承遷少卿嘗出一囚囚元禮判殺之曰元禮不離刑曹此人無活法李日知報曰日知不離刑曹此人無死法竟以兩狀申日知果直御史臺記

上大寶箴

張蘊古太宗初即位上大寶箴太宗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初河內人李好德素有風疾而語涉妄妖蘊古究其獄稱好德癩病有徵法不當坐御史權萬紀劾蘊古情在阿縱奏事不實太宗大怒小子乃敢亂吾法邪令斬於東市太宗尋悔因發制凡天災皆命所司五覆奏自蘊古始

解善才罪

武衛大將軍權善才坐誤斫昭陵柏樹仁傑奏罪當免職高宗令誅之仁傑曰陛下必用變法請從今日始臣不敢奉制殺善才陷陛下於無道帝意解善才因而免死並唐書

用法寬平

李日知遷司刑丞時用法嚴急日知獨寬平無冤濫者唐書

斷獄無冤

狄仁傑為大理丞周歲斷獄一萬七千人時稱平恕無冤訴者策陳邊事

宋天聖中大理寺丞石延年上書陳十策乞選練兵級言西夏必叛朝廷不以為然及元昊反上思其言召見乞奉使河東籍

兵回稱旨上曰知卿才火矣

書言還政

石延年遷大理丞上書言天子春秋已盛太后不當聽政及奉使河東回得秘閣校勘

古今文集

古詩

江陵道中呈李孫三學士

韓愈

棲棲法曹椽何處事卑陬生平企仁義所學皆孔周蚤知大理官不列三臺儔何況清狂獄敲榜發奸偷懸知失事勢惟恐罹置宋恐自

大理司直

歷代沿革後魏永安二年高穆奏置司直十人位在正監上不

署曹事唯覆理御史檢勅事唐置六人掌承制出使推覆左寺有疑獄則參議之宋熙寧中置大理獄至元豐五年始命程嗣先四人為司直建炎二年詔斷刑司直兼治獄司直其治獄司直罷元仍唐宋舊置大理司直

群書要語

詩句不耻青袍故尤宜白髮新李嘉祐送韋司直西行詩清絕

聞詩語疏通豈法流傳家有衣鉢斷獄盡春秋東坡和許朝奉

詩驛驢事天子辛苦在道路司直非冗官荒山甚無趣杜甫送高司直直尋封閬州詩

古今事實

馳傳決獄

事類彙編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後漢書

唐王祚為司直馳傳決獄所至仁平唐書

連署斷獄

大理司直凡大理斷獄皆連署白氏六帖

先進魚書

司直凡承制而出先請魚書以往同上

進列理官

鍾邦彥除大理司直制云進列理官

大理評事

歷代沿革漢宣帝初於廷尉置左右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後漢光武省右平惟有左平掌平決詔獄冠法冠魏晉以來無左右兩直謂之廷尉平隋置大理評事唐貞觀中褚遂良議重

法官奏置評事十員掌出使推覆後加為十二員宋熙寧置

大理獄至元豐五年始命張仲穎等十二人為評事隆興二

年詔大理評事以八員為額元仍唐宋舊置大理評事

群書要語或問近世各卿曰若張廷尉之平楊子預參評於詔

獄唐陳子昂為陳舍人議官表評刑比寺鷓鴣之政無聞同上

俾參評讞之聯胡文恭行陳知德制特寵法卿之屬俾參詔獄

之評趙真卿制對司理法之平王濂制佐法卿之評張希甫制

升屬列卿平亭疑法陳叔度制擢任刑評崔公孺制俾評刑於

卿屬俞祐甫制刑讞是評並胡文恭行馬琮制俾參議讞初察

王恬制秋官覆天下之獄而其屬能平亭其所疑王岐公集

詩句廷評近要津杜甫送王評事勿嫌法官未登朝韓詩評事

事類類聚新集

卷之二十七

十八

德壽堂梓

不讀律博士不尋常張鷟車載斗量詩佇聞明王用豈負青雲姿岑參送顏評事棘寺初銜命梅仙已誤身劉喜卿夜宴評事拜命詩

古今事實

擢拜理評

唐杜暹授鄭尉以清節見知華州司馬楊孚公道士也深賞重之孚遷大理正暹坐公事下法司結罪孚謂人曰若此尉得罪則公清之士何以勸矣特薦之於執政由是擢大理評事

改授殿直

有陳舜封者舉進士為大理評事因奏事頗言語捷給舉止類倡優上詰之自言其父承業善箏為都知上謂宰相曰此雜類

安得任清望官蓋執政不為國家區別品流之所致即改授殿直

其為置平

漢宣帝詔曰吏用法巧文滋深其為置亭平其務平之於是選用于定國黃霸等漢書

不宜廣濫

晉顧榮遷拜廷尉平時趙主倫欲誅淮南王元允官屬下廷尉議罪榮謂不宜廣濫倫意解顧榮濟者甚衆中興書

以行能遷

馬官行能高潔遷廷尉平並同上

上便宜除

晉何攀上便宜除廷尉平晉史

反覆詰對

敬昭道為評事時沂州有反者詰誤坐者四百餘人昭道反覆詰對執政無以奪詰誤者悉免唐新語

叱咤風生

王敬由為評事奉使河南叱咤風生到廣陵訪裴謀謀曰評公使車留此丁宿得無驚郡將乎廣記

居九寺省

唐姚正操云自余以評事入臺後相繼不絕韓琬以為不然自則天好法刑曹望居九寺之首以此評事多入臺迄今為雅例非正操所能升降也

號三緊官又見拾遺門

拾遺立緊評事出緊赤尉坐緊緊者以其御思按覆彈射不法也故俗號三緊官又大理刑獄之司自卿已下每以明評法理者為之吏部參注拾遺評事皆以才望清高標格孤秀者署之俗號為三緊官西京雜記

古今文集

雜著

涿郡太守上宣荒書

鄭昌

聖上之法明刑者非以為理救衰亂之起也今明王躬垂明聽不置廷許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人知所避就姦吏無所弄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

德忌則廷許將招權而為亂首矣

崔評事墓銘

韓愈

君諱諭傳陵安平人通儒書江南人士多從之遊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引為防禦判官表授試大理評事貞元十五年終于家銘曰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皆入而出乘馬而馳一日不見而歎呼其可悲

裴評事墓誌

柳宗元

穆曰起居郎生均州刺史均州與其弟大理裴伯黃為刑部郎用父吏名于朝善杜禮書長子曰某射進士策進大理評事當代蔡及鄆亦常為軍首贊佐有勞元和十四年終于河南銘曰世守不遷秀于士鄉不利有司爰客于梁梁秀其躬乃相戎

政官臣理屬

官臣太子舍人理屬大理評事

仍受國命南蔡北

曹五載首兵柔剛輔理乎視太平馬牛既寧告成于京棧車草草我來周道載饑載勞神奪其孝形經于洛魂其焉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七

事類彙編新集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七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八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諸寺部

大司農 附司農卿

歷代沿革 少皞氏以九扈為九農正 扈通典作鳴 扈鳴鳥也鳴

有九種以為農號 舜命棄為后稷播時百穀 周禮有大府掌

九賦九貢 秦為治粟內史掌穀貨 韓信歸漢為治粟內史掌

九穀六畜之供膳羞者 凡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皆

屬焉 通典云屬官有太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令丞 平帝

改曰義和以劉歆為之又改為納言 後漢為太司農掌諸錢

穀金帛及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且見錢穀簿邊郡諸官請
 調度者皆為給報損多益寡取相給足郡國監官缺官並屬
 歷代皆有**梁**置十二卿以署為寺官為春卿**唐**有司農卿龍
 朔改為司稼咸亨復卿掌邦國倉儲委積之事摠四寺諸監
 謹其出納摠上林大倉餉者導官四署京師百官廩祿皆仰
 給焉朝會祭祀共御所須皆共焉至春黃帝親籍田之禮有
 事於先農則奉進耒耜季冬藏米祭司農以黑牡秬黍春
 啓亦如之○**宋**司農寺判寺事二人以兩制或朝官以上
 充熙寧二年立常平歛散法二年詔以新法付司農寺而農
 田水利免役保甲等法悉自司農講行元豐官制行寺監不
 治外事遂循唐典止其職秩司農舊職悉歸戶部右曹續會

要司農掌倉儲委積之政令總苑囿庫務之事而謹其出納
 京都吏祿廩諸路歲運至京師悉掌焉凡苑囿行幸排比及
 薦饗進御頒賜植藏之物與造麴藥給薪炭皆戒有司以時
 辨具天子親耕籍田則奉耒耜所隸官屬凡五十倉二十有
 五草場十有二排岸司四園苑四建炎二年詔罷司農寺紹
 興四年復置司農寺卿少各特置一員**元**置大司農司有太
 司農及卿少卿丞等員

群書要語太府掌九賦九貢**注**云王者王治藏之長若今司農
 矣周禮太府下大夫同上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徭者也左傳
 天倉者司農也天文要集司農少府國之泉也史游急就篇
 者龠合升斗斛也職在太倉司農掌之漢律歷志惟時大農爰

司金穀粒民是職帝王之盛實在農殖又曰農臣司均揚雄文
司農箴改授農政于彼野王倉盈瘦億國富兵彊文選乃司太
農掌是六府崔瑗鮑德謀陳粟萬石揚以饒之漢武帝柏梁詩
皇茂豐物和鈞關石張華箴稽臣司農同上命爾司稷之位公
是行魏棊制冠儀農扈慶元制農天下之本也故國有九列而
司農氏居其一焉唐元稹行裴武授制假以秩宗之榮用制國
泉之重同上

古今事實

行不資糧

前漢鄭當時為太司農門下亡貴賤亡留聞者執賓禮以下山
東諸公翕然稱鄭莊武帝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資糧

居處節儉

漢宣帝時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為太司農居處節儉
以清明掌

漢朱邑為太司農張敞與邑書曰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
業並漢書

以清白稱

高詡字季自以儒學徵拜太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稱東觀漢

稱為名卿

牟融為太司農性明達稱為名卿同上

稱以清正

後漢鄭眾為司農在位以清正稱

論議便宜

耿國為大司農曉邊事能論議數上便宜專天子器之

學問傳通

王孫端學問傳通為大司農

非儒不選

唐裴武授制非牟融之循理康成之儒學不在茲選元稹傳

非德不交

趙典字仲經為大司農閉門却掃非德不交並續漢志

漢崇儒學

漢崇儒學選正鄭玄注以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

長吏迎送六帖

晉寵貞廉

晉寵貞廉任先崔氏注晉崔洪為司農手不執珠玉口不言貨

財六帖

古今文集

雜著

司農寺壁記

張維

漢置九卿大司農其一也初出治粟內史錢穀之問實專其責後又置五尚書分主曹事魏稍損益之始置度支尚書掌軍國支計而大司農之職分矣其屬有度支左戶右戶倉部金部見於齊志隋更左右戶曰戶部又更度支尚書曰戶部尚書唐因之初亡所革至中葉國用不足始置監鐵使繼又置度支使未

幾罷使名而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兼諸道租庸鹽鐵使歷五代以戶部度支鹽鐵為三司於是三司使或以重臣判三司或以宰臣分判三司或以租庸使管轄三司至于國朝則置左右計使總計使既又罷之三司使如初元豐官制行三司并入戶部唯常平免役新法與夫農田水利則隸司農太土中興司農勿用紹興二年復置一丞而卿少主簿駸駸復矣淳熙二年春治新寺宇舊題名弗稱廼礮石以易之卿李椿屬維紀事維竊謂九卿非古也周官六卿與三少為九漢儒附會之說也今倣周制為六部以戶部掌國計而司農猶為列卿贅矣况倉儲出納自昔太倉令主之蓋太司農之屬猶今之倉部也以列卿而行太倉今日惟倉部要求是聽位雖高勢出倉部下至於軍餉

肅給罷於奔命世謂走卿辱矣維下走也不敢謂辱而惟贅是羞又安能紀事乎然堯舜在上聖政日新稽古建官將又取於斯云

司農少卿

歷代沿革 後魏北齊司農寺置少卿 隋唐因之 宋元豐正名置少卿為卿之貳 建炎三年省 紹興四年復置 司農卿少各一員 元大司農之下有少卿 群書要語 擢貳農正 曲阜行韓正彥制 升亞列卿之秩 徙司庶士之生 茲為稷官 胡文恭行司農少卿制

古今事實

賜絹數十四

唐韋機拜少卿有宦者於苑中犯法機杖而後奏高宗嗔賞賜
絹數十匹

貯錢三十萬

韋機受詔檢校東都管田死園之事高宗謂之曰官儲隋代所
造漸將摧毀頗欲修葺又費財力如何機奏曰臣任司農向已
十年前後省費今見貯錢三十萬貫若以供葺理可不勞而就
也上大悅同上

責任甚重

國朝莫濟除少卿自禮部員外郎除魏杞奏曰濟常中詞科且
掌兩官機奏恐議者以為躐輕未退上曰中都官不分清濁如
司農責任亦甚重以士人除授亦無害也濟尋奏久任責實詔

所論甚當國史

奏和糴沒官錢

李浩除少卿時朝廷和糴八百萬石而董事者皆有憑特賤糴
惡濕以欺沒官錢戶部不敢詰公視事即奏請下有司治大理
附會戶部以支為盤公力爭曰是非徒惠姦且虧軍食上是其
議言行錄

可嘉熊本

熊本判司農寺丞神宗曰熊本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
患穢奏許明可嘉也東都事略

親擢高夔

高夔字仲一上親擢為司農少卿倉地卑君始梁空敷板米以

是不腐 周益公集

司農丞

歷代沿革 秦治粟內史有兩丞 漢司農丞亦二人或謂之中丞
平帝又置太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 後漢司農
丞一人部丞一人 魏晉因之銅印黃綬進賢一梁冠 宋齊以
黑綬 唐有六人掌判寺事少卿為卿貳而丞叅領寺事 宋新
法行呂惠卿請始置司農寺丞一員以農田水利免役保甲
之法付司農熙寧五年增置丞四員仍與簿輪出按察逐州
保甲元豐四年舒亶請止留丞一員餘並罷明年改制以司
農舊職悉付戶部右曹而始循 唐與正其秩職建炎二年詔
罷司農寺紹興三年復置寺丞二員 元太司農司有司農丞

群書要語 擢貳農正 曲阜制太農事歸地官而丞事一簡 蘇城
行禮執制 厚亦自將其身躡履繩檢擢丞農扈以試爾能 張子
湖行呂楮除農丞制

古今事實

給邊省運

唐耿壽昌為大司農中丞奏設常平倉給北邊省轉運

管諸會計

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 漢書

介痛嚴恕

宋朝葉顥字子昂謚正簡迂司農寺丞在朝三年非公事未嘗
至丞相府樞密王綸知公恬退而未知其德性欲試以事一日

官誥院失錦一端命公治之公請寬其慢藏之罪於是綸大喜
謂其客曰葉寺丞介而嚴通而恕真重器也 楊誠齋集

榮公年為太府中丞

榮公年為太府中丞

榮公年為太府中丞

榮公年為太府中丞

榮公年為太府中丞

榮公年為太府中丞

榮公年為太府中丞

榮公年為太府中丞

榮公年為太府中丞

榮公年為太府中丞

榮公年為太府中丞

榮公年為太府中丞

榮公年為太府中丞

榮公年為太府中丞

榮公年為太府中丞

榮公年為太府中丞

榮公年為太府中丞

榮公年為太府中丞

榮公年為太府中丞

榮公年為太府中丞

榮公年為太府中丞

榮公年為太府中丞

榮公年為太府中丞

榮公年為太府中丞

